



點宋人平話

京本通俗小說

商務印書館發行



例言

一、本書爲現存宋人小說四種之一。

一、本書以江東老嫗據影元人寫本影印之京本通俗小說爲原本。

一、本書原本間有錯字及省筆字，今版一概不改，以全原書真面。

一、校者學識淺陋，本書標點，錯誤之處甚多，如承讀者詳爲指正，不勝感盼！

黎烈文謹識。 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卷

碾玉觀音（上）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顰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曉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墀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

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隨送春歸去，是春雨隨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開處；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

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隨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亂風濤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胡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胡蝶飛來忙却却。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凄切。

蘇東坡道：『也不干胡蝶事，是黃鸝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隨正暖，

春宵何事老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鸝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物邊啼血尚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間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綠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黃鸝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背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錢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釣春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塘門裏，卓橋前面，釣春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到來，只聽得橋下接續舖裏一個人叫道：『我兒出來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總裏候道：『我從前要尋這個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這個人入府中來。』當時裏候聲諾來尋，這個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個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璩家裝裱古今齊畫」，舖裏一個老兒，引着一個女兒，生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顰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黛顰一聲嬌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一個茶坊裏坐定，婆婆把茶斟來，虞候道：「啓請婆婆，過對門棧橋舖裏，請羅大夫來說話。」婆婆便去請到來，兩個相扭了就坐，璩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閒閒則個，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裏，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來，有詞寄眼兒媚爲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針刺繡華芳。斜枝嫩葉包開蕊，唯只欠馨

香，曾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裏，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裡肚，府中正要尋一個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驢公歸去與婆婆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園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園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門下儼玉待詔道：『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個道：『好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做得一副勸盃？』又一個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個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數中一個後生，年紀二十五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數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是不好，只好做一個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寧下手，不過兩個月，做成了這個玉觀音。郡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請給，遣過郡王。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來，入得錢塘門，在一個酒肆，與三四個相知方纔喫得

數盞，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棧窗石時，見亂烘烘道：『井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樓看時，只見：

初如盆火，次若燈火，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燈盆，敲不住。六丁神推倒寶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驢山會上，料應姦奴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捧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驪子。又不曾瀉燭澆油，直恁的烟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看時，已撥掣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個人。崔待詔既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個婦女搖搖擺擺從府堂裏出來，自言自語，與崔寧打個胸脯撞。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倒退兩步，低聲唱個喏。原來郡王當日，管對崔寧許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揶揄道：『好對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個單身，却也癡心；秀秀見恁地個後生，却也指望。當日有這遺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見崔寧，便道：『崔大夫，我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個。』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

秀秀道：「崔大夫！我腳痛了，走不得。」崔寧指着前面道：「更行幾步，那裏便是崔寧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裏飢，崔大夫與我買些點心來喂，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崔寧買將酒來，三盃兩盞，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兩朵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個「春爲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又看手只應得喏。秀秀道：「當日衆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寧又問應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加意不敢，我贈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趁這個遺漏，人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憑你行。」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亂流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到隨州。崔寧道：「這裏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穩正作，信州有幾個相識，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

到信州住了幾日，崔寧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來追捉，不當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處去。』兩個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不則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寫着『行在崔待詔張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裏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久夫妻。』潭州也有幾個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寧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會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個養娘，出賞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個着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幹打扮，入來鋪裏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個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寧分付了家中，隨這兩個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裏，相見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個漢子，頭上帶個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緞子兩上領布衫，背白行囊，扎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一個高肩担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却不見這漢面貌，這個人却見崔寧。——從後大踏步走着崔寧來，正是：

誰家稚子鳴榔板，

驚起鷺鷥兩處飛。

碾玉觀音（下）

竹引牽牛花滿街，疎籬茅舍月光篩。琉璃簾內茅柴酒，白玉盤中簇豈梅。休懊惱，且開懷，平生贏得笑顏開。三千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 羅武軍 劉兩府所作。從關 呂入戰之後，閒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是個不受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吃酒。店中人不識劉兩府，欲呼囉哩。劉兩府道：『百萬番人，只如等閒。如今却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天，流傳直到都下。當時殿前太尉是陽 和王，見了這詞，好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錢與劉兩府。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却經由潭州路過，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掄破他問道：『崔大夫，多時不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此裏？』王敦我下書來潭州，今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你也好。』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個，殺他石破。那人是誰？却是郡王府中一個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實，差

他送錢與劉南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你兩個在這裏？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石郡王道：「郭立前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却見兩個人在那裏住？」郡王問：「是誰？」郭立道：「見秀養娘并崔待詔兩個，請郭立吃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尉遲這兩個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裏？」郭立道：「也不知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郡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個緝捕使臣，帶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來尋崔寧和秀秀，却似：

皂隍追紫燕，
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個來，解到府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陸應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背；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背；這兩口刀不知剗了多少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陸應，衆人聲喧，即將這兩個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去壁牙上取下小背，右手一掣，掣刀在手，跳起殺番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剗剗地響。當時誑殺夫人，在屏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帶鐵

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亂覓得人？」郡王聽說道：「國耐這兩個畜生逃走，今日捉將來，我惱了，如何不覓？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事人。解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當夜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套娘，從廊下出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教壞了你。』要共逃走，崔寧不得已，與他同走。只此是實。」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個剛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與從輕斷治。」崔寧不合在逃，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當下差人押送，方出北關門，到鵝項頭，見一頂轎兒，兩個人抬着，從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音，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敢攬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轎子，一個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如何？」崔寧道：「却是怎地好？」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打了三十竹篋，遂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却好？」討了船，直到建康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個學舌的，就有一場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

是輕放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閒事怎地？況且崔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惡惡而揚善了。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間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個碾玉作舖。潭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個老的吃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個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丈母，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隣舍，指道：『這一家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關着，一把鎖鎖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隣舍：『他老夫妻那裏去了？』隣舍道：『莫說！他有個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個客遮去處，這個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個碾玉的待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吃官司；那女兒吃郡王捉進後花園裏去，老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關着門在這裏。』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待詔住處，這裏便是。』崔寧叫出潭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陳公、陳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不見，却空走了這遭。兩個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個

老人道：『却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裏。』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個觀音身上，當時有一個玉鈴兒，失手脫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却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個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下面礙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個人來教他修造。敕下郡王府，宣取玉匠崔寧，郡王回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官崔寧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礙一個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敕分請給養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日道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個鐵玉舖，須不怕你們撞見。』可煞事有關巧，方纔開得舖三兩日，一個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抬起頭來，看橫身裏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吃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問則個。』正是：

平生不作鐵眉事，世上應无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趕上扯住。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偏來偏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到家中坐地。鄰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個的好事。今日還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吃他相問得无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河下過，見崔寧開個蘇玉勳，却見櫃身裏一個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須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却不是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真個在時，你勒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苦，真個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個當直的轎番，抬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個在，把來取一刀；若不在，郭立你須替他取一刀。』郭立同兩個轎番，來取秀秀，正是

麥穗兩歧，
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亂勒得？三個一逕來到崔寧家裏，那秀秀兀自在櫃身

裏坐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命取你則個。」秀道：「既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橋，分付了丈夫。兩個轎番便抬着，逕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廳上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開着口，則合不得。——就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那兩個轎番道：「我不知，則見他上轎，抬到這裏，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道：「告恩王，恁地真個有鬼！」郡王道：「却不因爾，教人捉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剗了一刀。」先去取下小肯來，那漢從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蓋緣是相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見有兩個轎番見證，乞呼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抬到這裏，却不見了。」說得一變，想必真個有鬼，只消得叫將崔寧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躁，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崔寧聽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個面面相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教人打撈，便不見。

了尸首。原來當時打殺秀秀時，兩個老的聽得說，便跳在河裏，已自死了。——這兩個也是鬼。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寧道：「告姐姐饒我性命！」秀秀道：「我因為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仇，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卻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罷，起身雙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四肢倒地，隣舍都來看時，只見：

兩個眼淚都乾，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個一塊兒做鬼去了。後人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郭排軍禁不住閒嗑牙。

陳秀娘捨不得生眷屬，崔待詔惹不脫鬼冤家。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一卷

菩薩蠻

利名門路兩無憑，

百歲風前短焰燈。

只恐爲僧僧不了，

爲僧得了幾輪僧。

話說大宋高宗紹興年間，溫州府樂清縣有一秀才，姓陳名義，字可常，年方二十四歲，生得眉目清秀，且是聰明，無書不讀，無史不通。紹興年間，三舉不第，就于臨安府榮安橋命鋪，算看本身造化。那先生言：『命有華蓋，却無官星，只好出家。』陳秀才自小聽得母親說生下他時，夢見一尊金身羅漢投胎，今日功名蹭蹬之際，又聞是家此言，忿一口氣，回店歇了一夜，早起算還了房宿錢，雇人挑了行李，逕來靈隱寺投奔印鉢牛長老出家，做了行者。這個長老博通經典，座下有十個侍者，號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讀書聰明。陳可常在長老座下做了第二位侍者。紹興十一年間，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時遇五月初四日，府中裏綰子，當下郡王鈞旨，分付都管明日要去靈隱寺齋僧，可打點供食齋僧。都管領鈞旨，自去開支銀兩，買辦什物，打點完備。至次日早飯後，郡王點着什

物，上轎，帶了都管、幹辦、虞候、押番一千人等，出了錢塘門，過了石涵橋大佛頭，逕到西山靈隱寺。先有報帖報知，長老引衆僧鳴鐘撞鼓，接郡王上殿燒香，請至方丈坐下，長老引衆僧參拜，獻茶，分立兩旁。郡王說：『每年五月重五入寺齋僧解粽，今日依例布施。』院子抬供食獻佛，大盤托出粽子，各房都要散到郡王閒步廊下，見壁上有詩四句：

齊國曾生一孟嘗；

啓朝鎮惡又高強。

五行偏我遭時蹇，

欲向星家問短長。

郡王見詩道：『此詞有怨望之意，不知何人所作？』同至方丈，長老設宴款待。郡王問長老：『你寺中何人能作得好詩？』長老覆恩王：『敝寺僧多，座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個侍者，皆能作詩。』郡王說：『與我喚來。』長老覆恩王：『止有兩個在敝寺，這八个教去各莊上去了。』只見甲乙二侍者到郡王面前，郡王叫甲侍者：『你可作詞一首。』甲侍者稟乞題目，郡王教就將粽子爲題。甲侍者作詞曰：

四角尖尖草縛腰，

浪蕩鍋中走一遭。

若遇撞見唐三藏，

將來剝得赤條條。

郡王聽罷大笑道：『好詩！却少文采。』再喚乙侍者作詩。乙侍者問訊了，乞題目，也交將粽子爲題。

作詩曰：

香粳年年祭屈原，
齋僧今日結良緣。
滿堂供盡知多少，
生死工夫那個先。

郡王聽罷大喜道：『好詩！』問乙侍者：『廊下壁間詩是你作的？』乙侍者覆恩王：『是侍者做的。』郡王道：『既是你做的，你且解與我知道。』乙侍者道：『齊國有個孟賁君，養三千客，他是五月五日中午時生；齊國有個大將王鎮惡，此人也是五月五日中午時生；小侍者也是五月五日中午時生，却受此窮苦，以此做下四句白話。』郡王問：『你是何處人氏？』侍者答道：『小侍者溫州府樂清縣人氏，姓陳，名義字可常。』郡王見侍者言語清亮，人才出衆，意欲抬舉他，當日就差押番去臨安府僧錄司討一道度牒，將乙侍者剃度爲僧，就用他表字可常爲佛門中法號，就作郡王府內門僧。郡王至晚回府，不在話下。光陰似箭，不覺又早一年，至五月五日，郡王又去靈隱寺齋僧。長老引可常并衆僧接入方丈，少不得安辦齋供款待。郡王坐間，叫可常到面前道：『你做一篇詞，要你本身故事。』可常問訊了，口念一詞，名菩薩蠻。

平生只被今朝誤，今朝却把平生補。重午一年期，齋僧只待時。主人恩義重，兩載蒙恩寵。清

淨得爲僧，幽閒度此生。

郡王大喜，盡醉回府，將可常帶回見兩個夫人說：「這個和尚是溫州人氏，姓陳名義，三舉不第，因此棄俗出家，在靈隱寺做侍者。我見他作得好詩，就剃度他爲門僧，法號可常，如今一年了。今日帶回府來，參拜夫人。」夫人見說，十分歡喜，又見可常聰明樸實，一府中人都歡喜。郡王與夫人解粽，就將一個與可常，教做粽子詞，還要菩薩蠻。可常問訊了，乞紙筆寫出一詞來。

包中香黍分邊角，綵絲剪就交絨索。樽俎泛菖蒲，年年五月初。主人恩義重，對景承歡酌。何日玩山家，葵蒿三四花。

郡王見了大喜，傳旨喚出新荷姐，就教他唱可常這詞。那新荷姐生得眉長眼細，面白唇紅，舉止輕盈，手拏象板，立於簾前，唱起遶梁之聲，衆皆喝采。郡王又教可常做新荷姐詞一篇，還要菩薩蠻。可常執筆便寫詞曰：

天生體態腰肢細，新詞唱徹歌聲利。出口便清奇，揚塵簌簌飛。主人恩義重，宴出紅粧寵。便要賞新荷，時光也不多。

郡王越加歡喜，至晚席散，着可常回寺。至明年五月五日，郡王又要去靈隱寺齋僧，不想大雨如傾，郡王不去，分付院公：『你自去分散衆僧齋供，就教同可常到府中來看看。』院公領旨，去靈隱寺齋僧，說與長老，郡王交同可常回府。長老說：『近日可常得一心病，不出僧房，我與你同去問他。』院公與長老同至可常房中，可常睡在床上，分付院公：『拜覆恩王，小僧心病發了，去不得，有一柬帖，與我呈上恩王。』院公聽說，帶來這封柬帖回府。郡王問：『可常如何不來？』院公告恩王：『可常連日心疼病發，來不得，教男女奉上一箇，他親自封好。』郡王拆開看，又是菩薩蠻詞一首。

去年共飲菖蒲酒，今年却向僧房守。好事更多磨，教人沒奈何。主人恩義重，知我心頭痛。待要賞新荷，爭知疾愈麼？

郡王隨即喚新荷出來，唱此詞。有管家婆稟覆恩王：『近日新荷眉低眼慢，乳大腹高，出來不得。』郡王大怒，將新荷送交府中五夫人勘問。新荷供說：『我與可常奸宿有孕。』五夫人將情詞覆恩王。郡王大怒：『可知道這禿驢詞內皆有「賞新荷」之句，他不是害什麼心病，是害的相思病。今日他自覺心虧，不敢到我府中。』教人分付臨安府差人去靈隱寺拿可常和尚，臨安府差人去靈隱

寺印長老處要可常長老離不得安排酒食，送些錢鈔與公人。可常言道：「官法如爐，誰肯容情？」可常推病不得，只得掙掙起來，隨着公人到臨安府廳上跪下。府主升堂。

琴瑟牙鼓响，公吏兩邊排。閻王生死案，東岳攝魂台。

帶過可常問道：「你是出家人，郡王怎地恩顧你，緣何做出這等沒天理的事出來？你快快招了！」可常說：「並無此事。」府尹不聽分辯，「左右，下好生打！」左右將可常拖倒，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可常招道：「小僧果與新荷有奸，一時念頭差了，供招是實。」將新荷勘問，一般供招。臨安府將可常、新荷供招呈上郡王。郡王本要打殺可常，因他滿腹文章，不忍下手，監在獄中。却說印長老自思：「可常是個有德行和尚，日常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半日，未晚就回，又不在府中宿歇，此奸從何而來？」內中必有蹊蹺。連忙入城，去傳法寺，央住持高大惠長老同到府中，與可常討饒。郡王出堂，賜二長老坐，待茶。郡王開口便說：「可常無禮，我平日怎麼看待他，却做下不仁之事。」二位長老跪下再三稟說：「可常之罪，僧輩不敢替他分辯，但求恩王念平日錯愛之情，可以饒恕。」二位長老回寺，明日分付臨安府，量輕發落。」印長老聞言，覆恩王：

『此事日久自明。』郡王聞言，心中不忿，退入后堂，再不出來。二位長老見郡王不出，也走出府來。高長老說：『郡王頃怪你說日久自明，他不肯認錯，便不出來。』印長老便說：『可常是個有德行的，日常無事，山門也不出，只在佛前看經，便是郡王府裏喚去，去了半口便回，又不曾宿歇，此奸從何而來？』故此小僧說『日久自明』，必有冤枉。高長老道：『貧不與富敵，賤不與貴爭，僧家怎敢與王府爭得是非？』這也是當世冤業，且得他是輕輕發落，却又理會。說罷，各回寺去了，不在話下。次日，郡王將封簡子去臨安府，將可常、新荷量輕打斷，有大尹稟郡王：『待新荷產子可斷。』郡王分付便要斷出。府官只得將僧可常，追了度牒，杖一百，發靈隱寺，轉發寧家。當差將新荷杖八十，發錢塘縣，轉發寧家，追原錢一千貫。這郡王府，却說印長老接得可常，滿寺僧衆教長老休得安着可常在寺中，玷辱宗風。長老對衆僧說：『此事必有蹊蹺，久后自明。』長老令入山后搭一草舍，教可常將息，棒打好了，着他自回鄉去。且說郡王把新荷發落寧家，追原錢一千貫。新荷父母對女兒說：『我又無錢，你若私房積蓄，將來湊還府中。』新荷說：『這錢自有人替我出。』張公罵道：『你這賤人，與個窮和尚通好，他的度牒也被追了，却那得錢來替你還府中？』新荷說：『可惜屈了這個和尚，我

自與府中錢原都管有奸，他見我有孕了，恐事發，「到郡王面前只供與可常和尚有奸，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我自來供養你家，并使用錢物。」說過的話，今日只去問他討錢來用，并還官錢。我一個身子被他騙了，先前說過的話，如何賴得？他若欺心不招架時，左右做我才着，你兩個老人家將我去府中，等我郡王面前實訴，也出脫了可常和尚。」父母聽得女兒說，便去府前伺候錢都管出來，把上項事一一說了。錢都管到焦躁起來，罵道：「老賤才老無知，好不識廉恥。自家女兒做了和尚，官司也問結了，却說這般鬼話來誣賴人。你欠了女兒身價錢，沒處措辦時，好言好語告個消乏，或者可憐你的，一兩貫錢助了你，也不見得。你却說這樣沒根蒂的話來，旁人聽見時，教我怎地做人？」罵了一頓，走開去了。張老只得忍氣吞聲回來，與女兒說知。新荷見說，兩淚交流，乃言：「爹娘放心，明日却與他理會。」至次日，新荷跟父母到郡王府前，連聲叫屈。郡王即時叫人拿來，却是新荷父母。郡王罵道：「你女兒做下逆天大罪，到來我府前叫屈！」張老跪覆恩王：「小的女兒沒福做出事來，其中屈了一人，望恩王做主。」郡王問：「屈了何人？」張老道：「小人不知，只問小賤人便自明白。」郡王問：「賤人在那裏？」張老道：「在門首伺候。」郡王喚他入來，問他詳細。新荷入

到府堂跪下。郡王問：『賤人！做下不仁之事，你今說屈了甚人？』新荷告恩王：『賤妾犯奸，妄屈了可常和尚。』郡王問：『緣何屈了他？你可實說，我到饒你。』新荷告道：『賤妾犯奸，却不干可常之事。』郡王道：『你先前怎地不說？』新荷告道：『妾實被幹辦錢原奸騙，有孕之時，錢原怕事露，分付妾：『如若事露，千萬不可說我，只說與可常和尚有奸。』因郡王喜歡可常，必然饒你。』郡王罵道：『你這賤人！怎地依他說，害了這個和尚？』新荷告道：『原說：『你若無事退回，我自養你一家老小。』如要原錢還府，也是我出。』今日賤妾寧家，恩王責取原錢，一時無措，只得去問他討錢還府中。以此父親去與他說，到把父親打罵，被害無辜。妾今訴告明白，情愿死在恩王面前。』郡王道：『先前他許供養你一家，有甚表記爲證？』新荷告恩王：『錢原許妾供養，妾亦怕他翻悔，已舉了他上直朱紅牌一面爲信。』郡王見說，十分大怒，跌脚大罵：『潑賤人！屈了可常和尚！』就着人分付臨安府，拿錢原到廳審問拷打，供認明白。一百日限滿，脊杖八十，送沙門島牢城營料高。新荷寧家，饒了一千貫原錢。隨即差人去靈隱寺取可常和尚來，却說可常在草舍中，將息好了。又是五月五日，到可常取紙墨筆來，寫下一首辭世頌：

念足，手不折新荷，枉受攀花辱。日下事分明，唱徹陽關曲。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寂滅本來空，管甚時辰毒。山僧今日來，贈與光明燭。憑此火光三昧，要見本來面目。喂！

唱徹當時菩薩蠻，撒手便歸兜率國。

衆人只見火光中，現生可常間訊。謝郡王、夫人、長老、并衆僧，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境，再不往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者。正是：

從來天道豈凝巖？

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勸人歸善道，

算來修德積陰功。

生時重午，爲僧重午，得罪重午，死時重午，爲前生欠他債負，若不當時承認，又恐他人受苦，今日事已分明，不若抽身回去。

五月五日午時晝，

赤口白舌盡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節，

赤口白舌盡消滅。

可常作了薛世顯，走出草舍邊，有一泉水，可常脫了衣裳，遍身抹淨，穿了衣服入草舍，結跏趺坐圓寂了。道人報與長老知道，長老將自己繖子，挑了可常，抬出山頂。長老正欲下火，只見郡王府院公來取可常。長老道：「院公，你去稟覆恩王，可常坐化了，正欲下火。」郡王來取，今日暫停，待恩王令旨。」院公說：「今日事已明白，不干可常之事，皆因屈了，教我來取，却又圓寂了！我去稟恩王，必然親自來看下火。」院公急急回府，將上項事，并辭世顯呈上。郡王看了大驚。次日，郡王同兩國夫人，去靈隱寺燒化可常。衆僧接到后山，郡王與兩國夫人親自拈香罷，郡王坐下。印長老帶領衆僧行經畢，印長老手執火把，口中念道：

留得屈原香粽在，

龍舟競渡盡爭先。

從今剪斷緣絲索，

不用來生復結緣。

恭惟聞淑可常和尚：重午本良辰，誰把闌湯浴？角黍漫包金，菰蒲空切玉。須知妙法華，大乘俱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二卷

西山一窟鬼

杏花過雨，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流水飄香，人漸遠，難托春心脈脈。恨別王孫，騎陰日斷，誰把青梅摘？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消散雲雨須臾，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燕語千般，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厚約深盟，除非重見，見了方端的。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

這焦詞名喚做念奴嬌，是一個赴省士人姓沈，名文選所作。原來皆是集古人詞章之句，如何見得從頭與各位說開？第一句道：「杏花過雨，」陳子高曾有寒食詞，寄錢金，

柳絲碧，柳下人家寒食，鶯語匆匆花寂寂，玉階春草溼。開闔憑欄無力，心事有誰知得？槐花

繞窗背壁，杏花殘雨滴。

第二句道：「漸殘紅零落，胭脂顏色，」李易安曾有暮春詞，寄品令：

零落殘紅似胭脂顏色，一年春事，柳飛輕絮，荀添新竹，寂寞幽對小園嫩綠。登臨未足，恨遊

子歸期促，他年清夢千里，猶到城陰溪曲，應有凌波，時爲故人凝目。

第三句道：「流水飄香。」延安李氏曾有春雨詞，寄浣溪沙：

無力替花帶雨低，多情胡蝶趁花飛，流水飄香乳燕啼。南浦魂銷春不管，東陽衣減鏡先知。

小樓今夜月依依。

第四句道：「人漸遠，難托春心脈脈。」寶月禪師曾有春詞，寄柳梢青：

脈脈春心，情人漸遠，難托離愁。雨後寒輕，風前香軟，春在梨花。行人倚棹天涯，酒醒處殘陽

亂鴉，門外秋千，牆頭紅粉，深院誰家？

第五句第六句道：「恨別王孫，黯陰目斷。」歐陽永叔曾有清明詞，寄斛珠：

傷春懷抱，清明過後，爲花好。勸君莫向愁人道，又後春輪強似青青草。夜來風月連清曉，黯

陰目斷無人到。恨別王孫愁多少？猶賴春寒未放花枝老。

第七句道：「誰把青梅摘。」周無咎曾有春詞，寄清商怨：

風搖動，雨濛濛，翠條柔弱花頭重。春衫窄，歸無力，記得當初共伊把青梅來摘。卻如夢，何時

共可憐。欲報數鳳頭。關山隔，暮雲碧，燕子來也。全然又無些子消息。

第八句第九句道：「金鞍何處？綠楊依舊南陌。」柳耆卿曾有春詞，寄清平樂：

陰晴未定，薄日烘雲影。金鞍何處尋芳徑？綠楊依舊南陌靜。厭厭幾許春情，可憐老去難成。

看取蠶殘霜發，不隨芳草重生。

第十句道：「消散雲雨須臾。」晏叔原曾有春詞，寄虞美人：

飛花自有牽情處，不向枝邊住。曉風飄薄已堪愁，更作東流流水過秦樓。消散須臾雲雨怨，

閒倚欄干見。還彈雙淚濕香紅，暗恨玉顏光景與花同。

第十一句道：「多情因甚有輕離輕拆？」魏夫人曾有春詞，寄捲珠簾：

記得來時春未暮，執手攀花，袖染花梢露。暗卜春心共花語，爭尋雙蕊爭先去。多情因甚相

辜負？有輕拆輕離，向誰分訴？淚溼海棠花枝處，東君空把奴吩咐。

第十二句道：「燕語千般。」康伯可曾有春詞，寄減字木蘭花：

楊花飄盡，雲壓綠陰風乍定。簾幕閒垂，弄語千般燕子飛。小樓深靜，睡起殘妝猶未整。夢不

成歸，淚滴斑斑金縷衣。

第十三句道：「爭解說些子伊家消息。」秦少游曾有春詞，寄夜遊宮：

何事東君又去？空滿院落花飛絮。巧燕呢喃向人語，何曾解說伊家些子。況是傷心緒，念個

人兒成喚阻。一覺相思夢回處，連宵雨，更那堪聞杜宇。

第十四句第十五句道：「厚約深盟，除非重見。」黃魯直曾有春詞，寄楊綏子：

梅凋粉，柳搖金，微雨輕風嫩。厚約深盟何處訴，除非重見那人人。

第十六句道：「見了方端的。」周美成曾有春詞，寄泗洲金：

梅花灑淺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白，念時光堪惜。蘭堂把酒思佳客，黛眉蹙，愁

春色。香奩千里相疏隔，見了方端的。

第十七句第十八句道：「而今無奈，寸腸千恨堆積。」歐陽永叔曾有詞寄蝶戀花：

簾幕東風寒斜峭，雪裏梅花先報春來早。而今無奈寸腸思，堆積千愁空懊惱。旋煖金爐熏
蘭澤，悶把金刀翦彩呈纖巧。繡被五更香睡好，羅幃不覺紗窗曉。

話說沈文述是一個士人，自家今日也說一個士人，因來行在臨安府取進，纔做十數回，躊躇作怪的小說。我且問你：這個秀才姓甚名誰？却說紹興十年間，有個秀才是福州威武軍人，姓吳名洪，離了鄉里，來行在臨安府求取功名，指望

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

怎知道時運未至，一舉不中。吳秀才悶悶不已，又沒甚麼盤纏，也自羞歸故里，且只得胡亂在今時州橋下開一個小小學堂度日，等待後三年春榜動，還場開，再去求取功名。逐月却與幾個小男女，打交攪，開學堂後也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兒們來與他教訓，頗自有些穩足。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履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却是十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原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那裏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塘門裏公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夫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年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

據我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個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同人來，却沒這般煩惱。」婆子道：「這個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臥，帶一個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牀樂器都會，又寫得算得，又是瑣瑣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教授却是不要也不？」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若這真個有這人時，可真好哩！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裏？」婆子道：「好教教授得知，這個小娘子從秦太師府三通判位下出來，有兩個月，不知放了多少帖子，也曾有省都院裏當職事的來說他，也曾有內諸司當差的來說他，也曾有門面舖席人來說他，只是高來不成，低來不就。」小娘子道：「我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更又兼沒有爹娘。」只有一個從嫁，名喚錦兒，因他一牀樂器都會，一府裏人都叫做李樂娘，見今在白羅池一個舊薛舍家裏住。兩個兀自說猶未了，只見風吹起門前布簾兒來，一個人從門首過去。王婆道：「教授你見過去的那人麼？便是你有分取他做渾家。」王婆出門趕上那人，不是別人，便是李樂娘在他家住的，姓陳，喚做陳乾娘。王婆趕着入來，與吳教授相揖罷。王婆道：「乾娘宅裏小娘子說親成也未？」乾娘道：「說不得！又不是沒好親來說他，只是喫他執拗的苦，口口聲聲只要嫁個讀書官人。」

人却又沒這般巧。」王婆道：「我却有個好親在這裏，未知乾娘與小娘子肯也不？」乾娘道：「却教孩兒嫁兀誰？」王婆指着吳教授道：「我教小娘子嫁這個官人，却是好也不好？」乾娘道：「休取笑，若嫁得這個官人，可知好哩！」吳教授當日一日教不得學，把那小男女早放了，都唱了諾先歸去。教授却把一把鎖鎖了門，同着兩個婆子上街，——免不得買些酒相待他們。三盞之後，王婆起身道：「教授既是要這頭親事，却問乾娘覓一個帖子。」乾娘道：「老媳婦在這裏，倒手從抹胸裏取出一個帖子來。」王婆道：「乾娘，其人面前總不得假話，早地上打不得拍浮，你便約了一日，帶了小娘子和從嫁錦兒來梅家橋下酒店裏坐，我便同教授來過眼則個。」乾娘應允，和王婆謝了吳教授自去。教授送了酒錢歸家，把閒話提過，到那日，吳教授換了幾件新衣裳，放了學生，一程走將來梅家橋下酒店裏時，遠遠地王婆早接見了。兩個同入酒店裏來，到得樓上，陳乾娘接着教授便問道：「小娘子在那裏？」乾娘道：「孩兒和錦兒在東閣兒裏坐地。」教授把三寸舌尖敲破窗眼兒張一張，喝聲彩，不知高低道：「兩個都不是人！」如何不是人？元來見他生得好了，只道那婦人是南海觀音，見錦兒是玉皇殿下侍香玉女，恁地道他不是人？看那李樂娘時：

水頭變陣，花生升殿。雲鬢輕梳，翠眉淡掃。泰山朱唇綻一顰天桃，皓齒排兩行碎玉。意態自然，迥出倫輩。有如綾女下瑤臺，渾似嫦娥臨月殿。

看那從修錦兒時：

神清可愛，聲容堪觀。新月顰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飽，肌膚嫩玉生香。金蓮着弓弓扣繡鞋兒，綵帶插短短金釵子。如遊青樓窺小俊，似墮紅杏出牆頭。

自從當日插了釵，還不得下財納禮，真個傳世不則一日。吳教授取過那婦女來，夫妻兩個好說得着：

雲淡淡，天邊顰眉；水沉沉，交頸鴛鴦。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雙錦帶。

却說一日是月半，學生子都來得早，要拜孔夫子。吳教授道：「姐姐，我先起去。」來那廳前邊，看那從修錦兒時，背背後披着一帶頭髮，一雙眼插將上去，膝頭上血污着。教授看見，大叫一聲，匹然倒地。即時渾家來救得醒，錦兒也來扶起。渾家道：「丈夫你見甚麼來？」吳教授是個養家人，不成說道我見錦兒怎地來？自己也認做鬼花了，只得使個脫空，瞞過道：「姐姐，我起來時，少着了件衣

裳，被冷風一吹，忽然頭暈倒了。」錦兒慌忙安排些個安魂定魄湯與他喫罷，自沒事了，只是吳教授肚裏有些疑慮，話休絮煩，時遇清明節假，學生子却都不來。教授吩咐了渾家，換了衣服，出去開走一遭，取路過萬松崗，出今時靜慈寺裏看了一回，却待出來，只見一個人看着吳教授唱個喏，教授還禮不迭，却不是別人，是靜慈寺對門酒店裏量酒，說道：「店中一個官人，教男女來請官人。」吳教授同量酒入酒店來時，不是別人，是王七府判兒，喚做王七三官人，兩個叙禮罷，王七三官人道：「適來見教授，又不敢相叫，特地叫量酒來相請。」教授道：「王七三官人如今那裏去？」王七三官人口裏不說，肚裏思量，吳教授新娶一個老婆在家不多時，你看我消遣他個道：「我如今要同教授去家裏填頭走一遭，早間石墳的人來說道，桃花發，杜鵑又熟，我們去那裏喫三盃。」教授道：「也好。」兩個出那酒店，取路來蘇公堤上，看那遊春的人，真個是：

人煙輻輳，車馬駢闐。只見和風扇景，麗日增明。流鶯啼綠柳陰中，粉蝶戲奇花枝上。管絃動處，是誰家舞榭歌臺？語笑喧時，斜側傍春櫻夏開。香車競逐，玉勒爭馳。白面郎敲金鐙響，紅妝人揭繡簾旌。

南新路口討一隻船，直到毛家埠上岸，遠遠過玉泉龍井，王七三官人家裏墳，直在西山駝獻嶺下，好座高嶺！下那嶺去，行過一里，到了墳頭，看墳的張安接見了。王七三官人即時叫張安安排些點心酒來，側首一個小小花園內，兩個人去坐地，又是自做的杜醵，喫得大醉。看那天色時，早已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人罷釣，漁父賣魚歸竹院，牧童騎犢入花村。

天色却晚，吳教授要起身。王七三官人道：『再喫一盃，我和你同去。我們過駝獻嶺九里松路上，妓弟人家睡一夜。』吳教授口裏不說，肚裏思量：我新娶一個老婆在家裏，干賴我一夜不歸去，我老婆須在家等，如何是好？便是這時候去，趕錢塘門，走到那裏也困了，只得與王七三官人手厮挽着上駝獻嶺來。你道事有湊巧，物有故然，就那嶺上雲生東北，霧長西南，下一陣大雨，果然是銀河倒瀉，滄海盆傾，好陣大雨！且是沒躲處，冒着雨又行了數十步，見一個小小竹門樓，王七三官人道：『且在這裏躲一躲，』不是來門樓下躲雨，却是

豬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來尋死路。

兩個奔來躲雨時，看來却是一個野墓園。只那門前一個門樓兒，裏面都沒甚麼屋宇，石坡上兩個

坐著等雨住了行正大雨下，只見一個人貌類獄子院家打扮，從隔簷竹籬裏跳入墓園，走將去墓堆子上叫道：『朱小四你這賊，有人請喚。今日須當你這賊出頭。』墓堆子裏設應道：『阿公，小四來也。』不多時，墓上土開，跳出一個人來，獄子廝趕着了白去。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見了，背膝展展，兩股不搖而自顫。看那雨却住了，兩個又走。地下又滑，肚裏又怕，心頭一似小鹿兒跳，一雙脚一似闖敗公雞，後面一似千軍萬馬趕來，再也不敢回頭。行到山頂上，側着耳朵聽時，空谷傳聲，聽得林子裏面剗棒聲。不多時，則見獄子廝將墓堆子裏跳出那個人來。兩個見了又走，嶺間首却有一個敗落山神廟，入去廟裏，慌忙把兩扇廟門關了，兩個把身軀抵着廟門，真個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聽那外邊時，只聽得一個人聲喚過去道：『打殺我也！』一個人道：『打脊爛腿！你這厮許了我人情又不還，我怎的不打你？』王七三官人低低說與吳教授道：『你聽得外面過去的便是那獄子和墓堆子裏跳出來的人。』兩個在裏面顫做一團。吳教授却埋怨王七三官人道：『你沒事教我在這裏受驚受怕，我家中渾家却不知怎地盼望！』兀自說言未了，只聽得外面有人敲門道：『開門，開門。』兩個問道：『你是誰？』仔細聽時，却是婦女聲音道：『王七三官人好也！你却將我』

丈夫在這裏一夜，直教我尋到這裏。錦兒，我和你推開門兒，叫你爹爹。」吳教授聽得外面聲音，不是別人，是我渾家和錦兒。怎知道我和王七三官人在這裏？莫教也是鬼？兩個都不敢則聲。只聽得外面說道：「你不開廟門，我却從廟門縫裏鑽入來。」兩個聽得恁地說，日裏喫的酒都變作冷汗出來。只聽得外面又道：「告媽媽：不是錦兒多口，不如媽媽且歸；明日爹爹自歸來。」渾家道：「錦兒你也說得是，我且歸去了，却理會。」却叫道：「王七三官人！我且歸去，你明朝却送我丈夫歸來則個。」兩個那裏敢應他。婦女和錦兒說了自去。王七三官人說：「吳教授，你家裏老婆和從嫁錦兒都是鬼。這裏也不是人去處，我們走休。」拔開廟門石時，約莫是五更天氣，兀自未有人行。兩個下得嶺來，尚有一里多路，見一所林子裏走出兩個人來，上手的是陳乾娘，下手的是王婆。道：「吳教授，我們等你多時。你和王七三官人却從那裏來？」吳教授和王七三官人看見道：「這兩個婆子也是鬼了！我們走休。」真個便是獐奔鹿跳，猿躍鶴飛，下那嶺來。後面兩個婆子兀自慢慢地趕來。一夜熱鬧，不曾喫一些物事，肚裏又飢。一夜見這許多不祥，怎地得個生人來銜一銜？正恁地說，則見嶺下一家人家，門前掛着一枝松柯兒。王七三官人道：「這裏多則是賣茅柴酒，我們就這裏

買些酒喫了助威，一道躲那兩個婆子，恰待奔入這店裏來，見個男女：

頭上裹一頂牛膽青頭巾，身上裹一條豬肝赤肚帶，舊襠襠褲，脚下草鞋。

王七三官人道：「你這酒怎地賣？」只見那漢道：「未有湯哩！」吳教授道：「且把一碗冷的來。」只見那人也不則聲，也不則氣。王七三官人道：「這個開酒店的漢子又尷尬，也是鬼了！我們走休！」兀自說來了，就店裏起一陣風。

非干虎嘯，不是龍吟，明不能謝柳開花，暗藏着山妖水怪。吹開地獄門前土，惹引酆都山下塵。風過處看時，也不見了酒保，也不見有酒店；兩人立在墓堆子上，嚇得兩個魂不附體，急急取路到九里松趙院前討了一隻船，直到錢塘門上了岸。王七三官人自取路歸家，吳教授一徑先來錢塘門城下王婆家裏看時，見一把鎖鎖着門。問那隣舍時，道：「王婆自死五個月有零了。」嚇得吳教授目瞪口呆，問知所措。一程到了錢塘門，取今時景靈宮貢院前過梅家橋到白雁池邊來，問到陳乾娘門首時，十字兒竹竿封着門，一椀官燈在門前，上面寫着八個字道：「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問那裏時，陳乾娘也死一年有餘了。離了白雁池，取路歸到州橋下，見自己屋裏一把鎖鎖着門，問隣

舍家裏：「拙妻和粗婢那裏去了？」鄰舍道：「教授昨日一出門，小娘子吩咐了我們自和錦兒往乾娘家裏去，直到如今不歸。」吳教授正在那裏面面厮覷，做聲不得，只見一個癩道人，看看吳教授道：「觀公妖氣太重，我與你早早斷除，免致後患。」吳教授即時請那道人入去，安排香燭符水，那個道人作起法來，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員神將出現：

黃羅抹額，錦帶纏腰，皂羅袍袖繡團花，金甲束身微窄地，劍橫秋水，靴踏狻猊，上通碧落之間，下徹九幽之地，業龍作祟，向海波水底擒來；邪怪爲妖，入山洞穴中提出。六丁壇畔，權爲符吏之名；上帝階前，次有天丁之號。

神將聲嘶道：「真君遣何方使令？」真人道：「在吳洪家裏與妖，併斃獻嶺上爲怪的，都與我捉來。」神將領旨，就吳教授家裏起一陣風。

無形無影透人懷，

二月桃花發緯門。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捉將幾個爲怪的來。吳教授的渾家李樂娘，是秦太師府三通判小娘子，因與通判懷身產亡的鬼，從嫁錦兒，因通判夫人妬色，喫打了一頓，因恁地自割殺，他自是割殺的鬼。王婆是害水蠱

病死的鬼；保親陳乾娘因在白雁池邊洗衣裳，落在池裏死的鬼；在院獻嶺上被獄子叫開墓堆跳出來的朱小四，在日石墳害勞病死的鬼；那個嶺下開酒店的，是害傷寒死的鬼。道人一一審問明白，去腰邊取出一個葫蘆來，——人見時便是葫蘆，鬼見時便是酆都獄。——作起法來，那些鬼個個抱頭鼠竄，捉入葫蘆中，吩咐吳教授，把來埋在院獻嶺下。癩道人將拐杖望空一擲，變做一隻仙鶴，道人乘鶴而去。吳教授直下拜道：『吳洪肉眼不識神仙，情願相隨出家，望真仙救度弟子則個！』只見道人道：『我乃上界廿真人，你原是我舊日採藥的弟子；因你凡心不淨，中道有退悔之意，因此墮落，今生罰爲貧儒，教你備嘗鬼趣，消遣色情。你今既已看破，便可離塵辨道，直待一紀之年，吾當度汝。』說罷，化陣清風不見了。吳教授從此捨俗出家，雲遊天下。十二年後，遇廿真人於終南山中，從之而去。詩曰：

一心辨道絕凡塵，

衆態如何敢誇人？

邪正盡從心剖判，

西山鬼窟早翻身。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二卷終

陶子葵筆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三卷

志誠張主管

誰言今古事難窮？

大抵榮枯總是空。

算得生前隨分過，

爭如雲外指冥鴻。

暗添雪色眉松白，

雄落花光臉上紅。

惆悵淒涼兩回首，

暮林蕭索起悲風。

這八句詩乃西川成都府華陽縣王處厚，年紀將及六旬，把鏡照面，見髮髮有幾根白的，有感而作。世上之物，少雖有壯，壯則有老，古之常理，人人卻免不得的。原來諸物都是先白后黑，惟有髮髮却是先黑后白。又有戴花劉使君，對鏡中見這頭髮斑白，曾作醉亭樓詞：

平生性緒，隨分好些春色，沉醉愁花陌。雖然年老心未老，滿頭花壓巾帽闊。巖如霜，髮似雪，自嗟憫。幾個相知勸我染，幾個相知勸我摘。染摘有何益？當初怕成短命鬼，如今已過中年客。且留些瓶邊景，儘教白。

如今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有個員外，年臨六旬，鬚髮皓然，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

計，幾乎做了失鄉之鬼。這員外姓甚名誰？却做出甚麼事來？正是：

歷隨車馬何年遠？事繫人心早晚休。

話說東京汴州開封府界身子裏，一個開線鋪的員外，限十歲，年過六旬，媽媽死后，孑然一身，並無兒女。家有十萬貫財，用兩個主管管運。限員外忽一日拍胸長嘆，對二人說：「我許大年紀，無兒無女，要十萬家財何用？」二人曰：「員外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香火。」員外甚喜，差人隨即喚張媒李媒前來，這兩個媒人端的是：

開言成匹配，舉口合姻緣。世上風雲變，管宇宙單眠獨宿。傳言玉女用機關，把臂拖來，侍案金釵下說詞，攔腰抱住，調唆婦女害相思，引得嫦娥離月殿。

員外道：「我因無子，相煩你二人說親。」張媒口中不道，心下思量道：「大伯子許多年紀，如今說親，說甚麼人是得教我怎地應他？」則見李媒把張媒推一推，便道：「容易。」臨行又叫住了道：「我有三句話。」只因說出這三句話來，教員外

青雲有路，番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化作失鄉之鬼。

媒人道：『不知員外意下何如？』張員外道：『有三件事說與你兩人：第一件，要一個人材出衆，好模樣；第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下有十萬貫家財，須着個有十萬貫房產的親來對付我。』兩個媒人肚裏暗笑，口中胡亂答應道：『這三件事都容易。』當下相辭員外自去。張媒在路上與李媒商議道：『若說得這頭親事成，也有百十貫錢擺；只是員外說的話太不着人，有那三件事的，他不去嫁個年少郎君，却肯隨你這老頭子？』張媒道：『是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一頭，到也湊巧，人材出衆，門戶相當。』張媒道：『是誰家？』李媒云：『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小夫人王招宣初娶時，十分寵幸，後來只爲一句話，殺了主人之心，情愿白白裏把與人。只要個有門風的，便肯隨身房計，少也有幾萬貫，只怕年紀忒小些。』張媒道：『不愁小的忒小，還愁老的忒老。這頭親，張員外怕不中意。只是雌兒心下必然不美。如今對雌兒說，把張家年紀，購過了一二十年，兩邊就差不多了。』李媒道：『明日是個相合口，我同你先到張宅講定財禮，隨到王招宣府一說便成。』是晚各歸無語。次日，二媒約會了，雙雙的到張員外宅裏說：『昨日員外分付的三件事，老媳尋得一頭親，難得恁般湊巧。第一件，人材十分足色；第二件，是王招宣府裏出來有名聲的，第

三件，十萬貫房產，則怕員外嫌他年小？」張員外問道：「却幾歲？」張媒應道：「小如員外三四十歲。」張員外滿臉堆笑道：「全仗作成則個。」話休絮煩，當下兩邊俱說允了，少不得行財納禮，奠雁已畢，花鴛成親。次早，參拜家堂，張員外穿紫羅衫，新頭巾，新靴，新襪，這小夫人着乾紅絹金大袖團花霞帔，銷金蓋頭，生得：

新月籠眉，春桃掃臉，意態幽花殊麗，肌膚嫩玉生光。說不盡萬種妖嬈，畫不出千般婉冶。何須楚峽雲飛過，便是蓬萊殿裏人。

張員外從下至上看過，暗暗地喝采。小夫人揭起蓋頭，看見員外鬚眉皓白，暗暗的叫苦。花燭夜過了，張員外心下喜歡，小夫人心中不樂。過了月餘，只見一人和揖道：「今日是員外生辰，小道遠疏在此。」原來員外但遇初一月半本命生辰，須有道疏。那時小夫人閒話看時，揆蘇蘇兩行淚下，——見這員外年已六十，——埋怨個媒人，將我誤了。看那張員外時，這幾日又添了四五件在身上，腰便添疼，眼便添淚，耳便添聾，鼻便添涕。

一日，員外對小夫人道：「出外薄幹，夫人耐靜。」小夫人勉強應道：「員外早去早歸。」說了，員外

自出去。小夫人自思量：我恁地一個人，許多房屋，却嫁一個白鬚老兒，好不生煩惱！身邊立着從姪道：『夫人今日何不門外看看消遣？』小夫人聽說，便同養娘到外邊來看。這張員外門首是圓扁絨線舖，兩壁裝着廚櫃，當中一個紫絹沿邊簾子，養娘放下簾鉤，垂下簾子。門前兩個主管，一個李慶，五十來歲；一個張勝，年紀三十來歲。二人見放下簾子，問道：『爲甚麼？』養娘道：『夫人出來看街。』兩個主管躬身在簾子前參見。小夫人在簾子底下，啓一點朱唇，露兩行碎玉，說不得數句言語，教張勝惹煩惱。

遠如沙漠，何殊沒底滄溟；重若丘山，難比無窮泰華。

小夫人先叫李主管問道：『在員外宅裏多少年了？』李主管道：『李慶在此三十餘年。』夫人道：『員外尋常照管你也不曾？』李主管道：『一飲一啄，皆出員外。』却問張主管，張主管道：『張勝從先父在員外宅裏二十餘年，張勝隨着先父便趨事員外，如今也有十餘年。』小夫人問道：『員外曾管顧你麼？』張勝道：『舉家衣食，皆出員外所賜。』小夫人道：『主管少待。』小夫人折身進去；不多時，選些物與李主管，把袖包手來接，躬身謝了。小夫人却叫張主管道：『終不成與了他，不

與你這物件雖不值錢，也有好處。」張主管也依李主管接取，躬身謝了。小夫人又看了一回，自入去。兩個主管各自出門前去持買賣。原來李主管得的是十文銀錢，張主管得的却是十文金錢。當時張主管也不知道李主管得的是銀錢，李主管不知張主管得的是金錢。當日天色已晚，但見

野烟四合，宿鳥歸林。佳人秉燭歸房，路上行人投店。漁父負魚歸竹徑，牧童騎犢返孤村。

當日晚算了帳目，把文簿呈張員外。今日賣幾文，買幾文，人上欠幾文，都簽押了。原來兩個主管，各輪一個在店中當值。其日却好正輪着張主管值宿。門外是一間小房，點着一盞燈。張主管間坐半晌，安排歇宿。忽聽得有人來敲門。張主管聽得，問道：「是誰？」應道：「你快開門，却說與你。」張主管開房門，那人踰牆入來，閃身已在燈光背后。張主管看時，是個婦人。張主管見了一驚，慌忙道：「小娘子，你這早晚來有甚事？」那婦人應道：「我不是私來，早間與你物事的教我來。」張主管道：「小夫人與我十文金錢，想是教你來討還。」那婦女道：「你不理會得，李主管得的是銀錢。如今小夫人又教把一件物來與你。」只見那婦人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打開來看道：「這幾件把與你穿的，又有幾件婦女的衣服，把與你娘。」只見婦女留下衣服，作別出門。復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

到忘了！又向衣袖裏取出一錠五十兩大銀，掖了自去。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着。明日早起來，張主管開了店門，依舊做買賣。等得李主管到了，將舖面交割與他。張勝自歸到家中，拿出衣服銀子與娘看。娘問：『這物事那裏來的？』張主管把夜來的話，一一說與娘知。婆婆聽得，說道：『孩兒，小夫人他把金錢與你，又把衣服銀子與你，却是甚麼意思？娘如今六十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爺，便滿眼只看你；若是你做出事來，老身豈能明日便不要去？』這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況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舖裏去。張員外見他不去，使人來叫，問道：『如何主管不來？』婆婆應道：『孩兒感些風寒，這幾日身子不快，來不得。傳語員外得知，一好便來。』又過了幾日，李主管見他不來，自來叫道：『張主管如何不來舖中沒人相幫？』老娘只是推身子不快。這兩日反重。李主管自去。張員外三五遍使人來叫，做娘的只是說未得好。張員外見三回五次叫他來，猜道：『必是別有去處。』張勝自在家中，時光迅速，日月如梭，撚指之間，在家中早過了一月有餘，道不得坐吃山崩。雖然得這小夫人許多物事，那一錠大銀子，容易不敢出笏；衣裳又不好發賣，不去營選。日往月來，手內使得沒了，却來問娘道：『不教兒子去張員外宅裏去，開了經紀，如

今在家中，日逐盤費如何措置？那婆婆聽得說，用手一指，指着屋梁上道：「孩兒，你見也不見？」張勝看時，原來屋梁上挂着一個包，取將下來，道：「你爺養得你這等大，則是這件物事身上。」打開紙包看時，是個花栲栳兒。婆婆道：「你如今依先做這道路，習爺的生意，賣些胭脂絨線。」當日時遇元宵，張勝道：「今日元宵夜，端門下放燈。」便問娘道：「兒子欲去看燈，則個。」娘道：「孩兒，你許多時不行這條路，如今去端門看燈，從張員外門前過，又去惹是非。」張勝道：「是人都去看燈，說道今年好燈，兒子去去便歸，不從張員外門前過便了。」娘道：「要去看燈不妨，則是你去看不得，同一個相識做伴去幾好。」張勝道：「我與王二哥同去。」娘道：「你兩個去看不妨，第一莫得吃酒；第二同去同回。」分付了兩個來端門下看燈，正撞着當時賜御酒，撒金錢，好熱鬧！王二哥道：「這裏難看燈，一來我們身小力怯，着甚來由吃挨吃，掙不如去一處看，那裏也抓縛着一座簷山。」張勝問道：「在那裏？」王二哥道：「你到不知，王招宣府裏抓縛着小簷山，今夜也放燈。」兩個便復身回來，却到王招宣府前，原來人又熱鬧似端門下，就府門前不見了王二哥，張勝只叫得聲苦：「却是怎地歸去？」臨出門時，我娘分付道：「你兩個同去同回。」如何不見了王二哥，只我先

到屋裏，我娘便不焦燥，若是王二哥先回，我娘定道我那裏去。」當夜看不得那燈，獨自一個行來行去，猛省道：「前面是我那舊主人張員外宅裏，每年到元宵夜，歇浪線鋪，添許多燈火，今日想他也未收燈。」迤邐信步行到張員外門前，張勝吃驚，只見張員外家門便關着，十字兩條竹竿縛着，皮革底釘住一碗泡燈，照着門上一張手榜貼在張勝看了，嚇得目瞪口呆，問知所措，張勝去這燈光之下，看這手榜上寫着道：「開封府左軍巡院勸到百姓張士廉爲不合……」方纔讀到不合三個字，元自不知道因甚，則見燈籠底下，一人喝聲道：「你好大膽！來這裏看甚的？」張主管吃了一驚，拽開腳步便走，那喝的人大踏步趕將來，叫道：「是甚麼人？直恁大膽！夜晚間看這榜做甚麼？」嚇得張勝便走，漸次間行到巷口，待要轉彎歸去，相次二更，見一輪明月，正照着當空，正行之間，一個人從后面趕將來，叫道：「張主管，有人請你。」張勝回頭看時，是一個酒博士，張勝道：「想是王二哥在巷口等我，置些酒吃歸去，恰也好！」同這酒博士到店內，隨上樓梯，到一個閣兒前面，量酒道：「在這裏。」掀開簾兒，張主管看見一個婦女，身上衣服不堪齊整，頭上纓絡，正是

烏雲不整，唯思昔日豪華，粉淚頻垂，爲憶當年富貴。秋夜月，蒙雲籠罩，牡丹花被土沉埋。

這婦女叫：『張主管，是我請你。』張主管看了一看，雖有些面熟，却想不起。這婦女道：『張主管，如何不認得我？我便是小夫人。』張主管道：『小夫人如何在這裏？』夫人道：『一言難盡。』張勝問：『夫人如何恁地？』小夫人道：『不合信媒人口，嫁了張員外。原來張員外因燒燬銀事犯，把張員外縛去左軍巡院裏去，至今不知下落。家計並許多房產都封佔了。我如今一身無所歸着，特地投奔你。你看我平昔之面，留我家中住幾時則個。』張勝道：『使不得。第一家，中母親嚴謹；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納履，李下不盪冠。要來張勝家中，斷然使不得。』小夫人聽得道：『你將爲當言俗語道：「呼蛇容易遣蛇難。」怕日久歲深，盤費重大。我教你看。』用手去懷裏提出件物來。

聞鐘始覺山巖寺，
傍岸方知水隔村。

小夫人將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荳子，明光燦爛。張勝見了，喝采道：『有眼不會見這寶物。』小夫人道：『許多房產，盡被官府籍沒了；則藏得這物，你若肯留在家中，慢慢把這件寶物逐顆去賣，儘可過日。』張主管聽得說，正是

歸去只愁紅日晚，
思量消急馬行遲，
橫財紅粉歌樓酒，
誰爲三般事不迷？

當日張勝道：「小夫人要來張勝家中，也得我娘肯時方可。」小夫人道：「和你同去問婆婆，我只在對門人家等回報。」張勝回到家中，將前後事情，逐一對娘說了一遍。婆婆是個老人家，心慈，聽說如此落難，連聲叫道：「苦惱！苦惱！小夫人在那裏？」張勝道：「見在對門等。」婆婆道：「請相見。」相見禮畢，小夫人把適來說的話，從頭細說一遍。如今都無親戚投奔，特來見婆婆，望乞容留。」婆婆聽得說道：「夫人暫住數日不妨；只怕家寒忘慢，思量別的親戚再去投奔。」小夫人便從懷裏取出數珠，遞與婆婆。燈光下，婆婆看見，就留小夫人在家住。小夫人道：「來日剪頭髮賣，開起胭脂絨線舖，門前挂著花榜，榜兒爲記。」張勝道：「有這件寶物，胡亂賣動，便是若干錢。況且五十兩一錠大銀未動，正好收買貨物。」張勝自從開店，接了張員外一路買賣，其時人喚張勝做小張員外。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當時清明節候，怎見得清明何處不生烟，郊外微風挂紙錢。人哭人歌芳草地，乍晴乍雨杏花天。海棠枝上綿蠻語，楊柳堤邊醉客眠。紅粉佳人爭畫板，綵絲搖曳學飛仙。滿城人都出去，金明池遊玩。張小員外也出去遊玩，到晚回來，却待入萬勝門，則聽得后面一人叫

張主管當時張勝自思道：『如今人都叫我做小張員外，甚人叫我主管？』回頭石時，却是舊主人張員外。張勝看張員外面上刺着四字金印，蓬頭垢面，衣服不整齊，即時走入酒店裏一個穩便兒坐下。張勝問道：『主人緣何如此狼狽？』張員外道：『不合成了這頭親事，小夫人原是王招宣府裏出來的，今年正月初一日，小夫人自在廳裏裏看荷，只見一個安童，托着盒兒，打從面前過去。小夫人叫住問道：『府中近日有甚事說？』安童道：『府裏別無甚事，則是前日王招宣尋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不見，帶累得一府的人，沒一個不吃罪責。』小夫人聽得說，臉上或青或紅，小安童自去。不多時，二三十人來家，把他房裏和我的家私都搬將去，便捉我下左軍巡院拷問，要這一百單八顆數珠。我從不曾見，回說沒有，將我打一頓毒棒，拘禁在監。到虧當日小夫人入去房裏，自吊身死，官司沒決撒，把我斷了。則是一事，至今日那一串一百單八顆數珠，不知下落。』張勝聞言，心下自思道：『小夫人也在我家裏，數珠也在我家裏，早剪動幾顆了。』甚是惶惑，勸了張員外些酒食，相別了。張勝沿路思量道：『好是惡人！』回到家中，見小夫人，張勝一步退一步道：『告夫人，饒了張勝性命！』小夫人問道：『怎恁的說？』張勝把這來大張員外說的話說了一遍。小夫人

聽得道：「却不作怪！你看我身上衣裳有縫，一聲高似一聲，你豈不理會得？他道我在你這裏，故意說這話，教你不留我。」張勝道：「你也說得是。」又過了數日，只聽得外面道：「有人尋小員外。」張勝出來迎接，便是大張員外。張勝心中道：「家裏小夫人使出來相見，是人是鬼，便明白了。」教養娘請小夫人出來。養娘入去，只沒尋討處，不見了小夫人。當時小員外既知小夫人真個是鬼，只得將前而事一一告與大張員外。問道：「這串數珠却在那裏？」張勝去房中取出。大張員外叫張勝同來王招宣府中，說將數珠交納。其餘剪去數顆，將錢取贖。王招宣贖免張士廉罪，將家私給還，仍舊開廚脂粉總領。大張員外仍請天慶道士設醮，追薦小夫人。只因小夫人生前甚有眼勝的心，死后猶然相從，虧殺張勝立心至誠，到底不會有染，所以不受其惑。雖然疑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萬中無一，有詩贊云：

誰不貪財不愛淫？

始終難染正心人。

少年得似張主管，

鬼魅人非兩不侵。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三卷終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四卷

拗相公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量窄，古今興廢言不徹。金谷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鋒頭血；臨潼會上膽氣消；丹陽縣裏霜聲絕。時來弱草勝春花；運去精金遜頑鐵。逍遙快樂是便宜，到老方知滋味別。粗衣澆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閒話已畢，未入正文，且說唐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第一句說周公，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武王病，周公爲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于金匱，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于膝，以朝諸侯。有庶兄管叔、蔡叔，

將謀不軌，心忌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聲聞金匱。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迎歸相位，諒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匱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却不把好人當做惡人。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爲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養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己，乃祇平帝，遷太后，自立爲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却不是完全名節，一個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有詩爲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是非終久自分明。一時輕信人言語，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個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後來大權到手，任性胡爲，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個陸陸死去了不醒，人還千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怎

般一個好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却到也留名於後世。及至萬口唾罵時，就死也遲了。這到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誰？在那一個朝代？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個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名臣文彥博、歐陽修、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方及二旬，一舉成名。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轉任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望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汙，知未望漱，疑其夜飲，聽以勸學。安石謝教，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歷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聰。正是：

只因前段好，誤了後來人。

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爲翰林學士。天子問爲治何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爲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爲首相，封荊國公。舉朝以爲舉陶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應。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謂是奸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以爲不近人情，作辨奸論以刺之。此兩個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在話下。安石既爲首相，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

從，立起一套新法來。那幾件新法？

農田法，水利法，青苗法，保甲法，均輸法，免役法，市易法，
保馬法，方田法，免行法。

專聽一個小人姓名，惠卿及伊子，王，蔡朝夕商議，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荆公自以爲是，復倡爲三不足之說：

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呼爲「拗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誘佳說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個個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一日，愛子 王，縉病疽而死，荆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虔度亡靈。荆公親自行香拜表，其日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油下四鼓，荆公焚香送佛，忽然昏倒於拜罷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環接入內寢，問其緣故。荆公眼中垂淚道：「適纔昏愈之時，恍恍惚忽到一個去處，如大官府之狀，府門尚閉，見吾兒王

「勞荷巨杓，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苛虐等新法，蠹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附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解。父親宜及早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吆喝，驚醒回來。」夫人道：「事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咒言。」荆公從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便和判江寧府。——我宋以來，宰相解位，都要帶個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養老，不必管事。荆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都，江山秀麗，人物繁華，足可安居，甚是得意。夫人臨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菴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_雋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行。荆公託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荆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荆公不用官船，微服而行，駕一小艇，由黃河泝流而下，將次開船，荆公曉江居及衆僮僕分付：「我雖宰相，今已挂冠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問我何姓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

迎送；或起夫防護，騷擾居民不便。若或洩漏風聲，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詐害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鈞旨。」江居稟道：「相公白龍魚服，隱姓潛名，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有毀謗相公者，何以處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掙得船過。」往來人言不足恤。吾善善者，不足爲喜；言吾惡者，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驚事。」江居領命，并曉諭水手知悉。自此水路無話，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鎮江地方。荆公原有瘵火症，住在小舟多日，情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道：「此去金陵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揚過江；我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個僮僕，并親吏江居，主僕共是四人，登岸。

只因水陸舟車擾，斷送南來北往人。

江居稟道：「相公陸行，必用脚力。還是牽釣轎到縣取討？還是自家用錢雇賃？」荆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驚動官府；只自家雇賃便了。」江居道：「若自家雇賃，須要投個主家。」當下僮僕攜了包裹，江居引荆公到一個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問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荆公道：「要

往江寧，欲覓肩輿一乘，或驛或馬三匹，即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哩！」荆公道：「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楊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留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客役等雇？況且民窮財盡，百姓饑殍不飽，沒開不去養馬驛，就有幾頭，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一倍錢要兩倍哩！」江居問道：「你說那楊相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惡人自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個，要三個也不能够；沒有替換，却要把四個人的夫錢，雇它馬是沒有，止尋一頭驢，一個叫噠，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去得時，可付些銀子與他。」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語，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個夫子，緩緩而行也罷，只是少一個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教他兩個輪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價，不要與他計較。江居把銀子付了主人，日光尚早，荆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童兒跟隨，走出街市開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荆公暗暗傷感，步到一個茶坊，到也潔淨。荆公走進茶坊，正欲喫茶，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百裁餘樂樂太平。

白眼無端傷固執，紛紛變亂拂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荆公默然無語，連茶也沒與吃了，慌忙出門，又走了數百步，見一道院，荆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個。』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宇，荆公正欲瞻禮，尚未跨進殿檻，只見朱壁外面粘着一幅黃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紛更？

既言堯舜宜爲法，當教伊周輔聖明。

排遣舊臣居故地，虛爲新法誤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先證天津杜宇聲。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一高士姓邵名雍，別號堯夫，精于數學，通天微地，自名其居爲「安樂窩」，常與客遊洛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曰：『天下從此亂矣！』客問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地氣自南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爲相，變亂祖宗法度，終宋世不得太平。』這個堯，正應在王安石身上。荆公默讀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落款。』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黏于壁上，說是寫什麼狗相公的。』荆公將詩紙揭下，藏于袖中，默然而出，回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五

鼓雞鳴，兩名夫和一個趕腳的，牽着一頭驢，一個叫鹽都到了。荆公索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騾子，讓那騾子與僮僕兩個更換騎坐，約行四十餘里，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騾，走一步，道：「相公，該打中火了。」荆公因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有清肺乾糕及九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一甌來，你們自去吃飯。」荆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衆人吃飯，兀自未了。荆公見屋傍有個坑廁，討一張毛紙，走去登車，只見坑廁土牆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都邑未陸時，

爲負虛名衆所推。

蘇老辯奸先有識，

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

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

千年流毒臭聲遺。

荆公登了車，轎窗空，就左腳脫下一隻方烏，將烏底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纔罷手。衆人中火已畢，荆公復上肩輿而行，又三十里，過一驛舍。江居稟道：「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荆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人盤問？還到前村擇僻靜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又行五里許，天色將晚，到一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荆公叫江居上前借宿。江居推扉而入，內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由。江居道：「某等遊客，欲暫宿作居一宵，房錢依例奉納。」老叟道：「但隨官

人們尊便。」江居引荆公進門，與主人相見。老叟延荆公上坐，見江居等三人侍立，知有名分，請到側屋裏另坐。老叟安排茶飯去了，荆公看新粉壁上有大書律詩一首，詩云：

文章漫說自天成，

曲學偏邪識者輕。

強辯鴛鴦非正道，

誤餐魚餌豈真情？

姦謀已達生前志，

執拗空遺死後名。

親見亡兒陰受棒，

始知天理報分明。

荆公閱畢，慘然不樂。須臾老叟撥出飯來，從人都飽餐。荆公也略用了些。問老叟道：「壁上詩，何人寫作？」老叟道：「往來遊客所書，不知名姓。」公促首尋思：「我曾辨吊勒爲鴛鴦，及誤餐魚餌二事，人頗曉得。只亡兒陰府受棒事，我單對夫人說，並沒第二人得知，如何此詩言及好怪！好怪！」荆公因此詩末句刺着他痛心之處，狐疑不已。因問老叟高壽幾何？老叟道：「年七十八了。」荆公又問有幾位賢郎？老叟撲簌簌淚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與老妻獨居於此。」荆公道：「四子何爲俱妖？」老叟道：「十年以來，苦爲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於官，或喪於途。老漢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尚若少壯，也不在人世了。」荆公詰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爲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爲急，拒諫飾非，驅忠立佞，始設青苗法以虐

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均輸等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簞掠爲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得安寢，棄產業，攜妻子，逃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淚如雨下。荆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稱爲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諂佞輩所爲，其實害民非淺。且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場，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場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餒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現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奸邪，不行誅戮，還要利用他，公道何在？」荆公哄他道：「現在韓琦、富弼、同馬光、呂誨、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聽得客座中喧嚷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叱咤道：「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變然怒起道：「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見此奸賊，必手刃其頭，剖其心肝而食之。雖起鼎鑊刀鋸，亦無懼矣。」衆人皆吐舌縮項。荆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晝，還宜趕路。」

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飯錢，安排驕馬。荆公舉手與老叟分別，老叟笑道：『老拙自罵奸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麼？』荆公連聲答道：『沒有，沒有。』荆公登輿，分付快走。從人跟隨踏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下，只有茅屋三間，並無鄰比。荆公道：『此頗幽寂，可以息勞。』命江居叩門，內有老嫗啓扉。江居亦告以遊客食路，錯過邸店，特來借宿。來早奉謝，老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窄狹，放不下驕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荆公降輿入室，江居分付將驕子置於簷下，驢騾放在樹林之中。荆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襤褸，鬢髮蓬鬆，草舍泥牆，頗爲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荆公，自去睡了。荆公見牕間有字，攜燈看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沾名銜氣豪，

死猶虛僞惑兒曹。

既無好語道吳國，

却有浮辭誑葉蓀。

四野逃亡空白屋，

千年嘆恨說青苗。

想因過此來親覩，

一夜愁添雪鬢毛。

荆公閱之，如萬箭攢心，好生不樂。想道：『一路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人家，處處有詩譏誚，這老嫗獨居，誰人到此？亦有詩句，足見怨詞誓語，遍於人間矣。那第二聯詩吳國，乃吾之夫人也；葉蓀是吾

故友，此二句詩意，猶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盪之聲，江居等馬上辛苦，俱已睡去。荆公展轉尋思，撫膺頓足，懊悔不迭，想道：「吾只信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便新法，故吾違衆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此皆福建子誤我也！」呂惠卿是閩人，故荆公呼爲福建子。是夜，荆公長吁短歎，和衣假臥，不能成寐，舂聲啼泣，兩袖皆沾濕了。將天明，老嫗起身，蓬着頭，同一赤腳養婢，趕二豬出門外。婢攜糲糍，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囉囉囉，搗相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雞頭頭，搗王安石來。」羣雞俱至。江居和衆人看見，無不驚訝。荆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爲呼雞豕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即當今之丞相？」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妻二十年婦姑，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錢。錢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妻以桑麻爲業，蠶未成眠，便預借絲錢用了；廊未上棧，又借布錢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豬食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准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曾嘗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爲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常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爲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荆公暗啞垂淚。

不敢開言，左右驚訝，荆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只見鬚髮俱白，兩目皆腫，心下淒淒，自己憂患所攻，思想「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錢謝了老嫗，收拾起身。江居走到與前裏道：「相公施美政於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爲怨，今暫不可再宿村舍，還是驛亭官舍，省些開氣。」荆公口雖不答，點頭道是。上路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荆公出轎，升亭而坐，安排早飯。荆公看亭子壁間，亦有絕句二首，第一首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

懲諫良言過耳風。

只把惠卿心腹待，

不知殺罪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

變法誰知有許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

人非鬼責奈愁何？

荆公看罷，勃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謗朝政如此？」有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有詩，是處皆有留題也。」荆公問道：「此詩爲何而作？」老卒道：「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間得安石辭了相位，判江寧府，必從此路經過，早晚常有村農數百，在此左近伺候他來。」荆公道：「何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笑道：「仇怨之人，何拜謁之有？衆百姓持白挺，候他到時，打

殺了他，分而喫之耳。」荆公大駭，不等飯熟，趨出郵亭上轎。江居驤衆人隨行，一路只買乾糧充飢。荆公更不出轎，分付童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差入江寧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荆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念佛，慕清罪愆。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兄王零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遂以氣隔，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吳國夫人在傍墮淚問道：「荆公有甚好言語分付？」荆公道：「夫婦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言未已，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夫人迎避。荆公請葉濤床頭相見，執其手囑道：「君聰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沒要緊文字，徒勞無益。」王某一生枉費精力，欲以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無及！」葉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出此言？」荆公歎道：「生死無常，老夫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爲君敘及此也。」葉濤辭去，荆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中詩句，第二聯道：

既無好語遺吳國，却有浮詞誑葉濤。

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髯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哉？作此詩者，非鬼即神，不然，如何曉得我來？」

來之事？吾被鬼神誚讓如此，安能久於人世乎？」不幾日，疾重，發證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業上負天子，下負百姓，罪不容誅，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一連罵了三日，嘔血數升而死。那唐子方名介，乃是宋朝一個直臣，苦諫新法不便，安石不聽，也是嘔血而死的。一般樣死，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至今世間人家，多有呼豬爲趙相公者。後人論我宋元氣，都爲熙寧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有詩爲證：

熙寧新法諫言多，

執拗行私素爾何！

不是此番元氣耗，

虜軍豈得渡黃河？

又有詩惜荆公之才：

好個聰明介甫翁，

高才歷任有清風！

可憐覆餗因高位，

只合終身翰苑中。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五卷

錯斬崔寧

聰明伶俐自天生，

懵懂癡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淺，

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

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

幾見詩書誤好人。

這首詩單表爲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大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爲利來，蚩蚩蠢蠢，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所以古人云：『譽有爲譽，笑有爲笑。』譽笑之間，最宜謹慎。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我朝元豐年間，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鶴舉，字冲霄，年方一十八歲，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未及一月，只因春榜動，還場間，魏生別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應取。臨別時，渾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來；休拋閃了恩愛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領前程，不索賢卿憂慮。』別後登程到京，果然一舉成名，榜上一甲第九名，除授京職，到差甚是華豔動人。少不

得修了一封家書，差人接取家眷入京。書上先叙了寒溫及得官的事，後却寫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已討了一個小老婆，專候夫人到京，同享榮華。』家人收拾書程，一逕到家，見了夫人，稟說賀喜，因取家書呈上。夫人拆開看了，見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便對家人道：『官人直恁負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並沒見有此事，想是官人戲謔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憂慮。』夫人道：『恁地說，我也罷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尋覓使人，先寄封平安家信到京中去。那寄書人到了京中，尋問新科魏進士寓所，下了家書，管待酒飯，自回不題。却說魏生接書，拆開來看了，並無一句開言開語，只說道：『你在京中娶了一個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師也。』魏生見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說話，全不在意。未及收好，外面報說有個同年相訪。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直至裏面坐下，叙了些寒溫，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番桌上書帖，看見了這封家書，寫得好笑，故意朗誦起來。魏生措手不及，通紅了臉，說道：『這是沒理的事。因是小弟戲謔了他，他便取笑寫來的。』那同年呵呵大笑道：『這節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別了就去。那人

也是一個少年，喜談樂道，把這封家書一節，頃刻間遍傳京邸，也有一班姑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將這舊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奏上一本，說這魏生年少不檢，不宜居清要之職，降處外任。魏生懷恨無及，後來畢竟做官，贈證不起，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開放過去了。這便是一句戲言，撒漫了一個美官。今日再說一個官人，也只爲酒後一時戲言，斷送了堂堂七尺之軀，連累二三個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爲着甚的？有詩爲證：

世路崎嶇實可哀，
傍人笑口等閒開。
白雲本是無心物，
又被狂風引出來。

却說高宗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國。去那城中箭橋左側，有個官人姓劉名貴，字君臨，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臨手中，却是時乖運蹇，先前讀書，後來看看不濟，却去改業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又把本錢消耗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貨得兩三間房子，與同鄉家王氏，年少齊眉，後因沒有子嗣，娶下一個小娘子，姓陳，——是陳賣糕的女兒。——家中都呼爲二姐，這也是先前不十分窮薄的時做下的勾當。至親三口，並無閒雜人在家。劉君臨極是爲人和氣，鄉里見愛，都稱他。『劉官人，你是一時運限不好，如此落莫，再

過幾時，定時有個亨通的日子。」說便是這般說，那得有些些好處？只是在家納悶，無可奈何，却說一日閒坐家中，只見丈人家裏的老王，年近七旬，走來對劉官人說道：「家間老員外生日，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劉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恭倒包兒，交與老王背了，分付：「娘子等家中。」今日曉了，不能轉回，明晚須索來家。」說了就去，離城二十餘里，到了丈人下員外家，叙了茶湯，當日坐開客衆，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敘述許多嘴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裏歇宿，直到天明，丈人却來與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這等奸計，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當便，我女兒嫁了你一生，也指望娶衣足食，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劉官人歎了一口氣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個『上山摘虎尾，開口告人難』。如今的時勢，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勞而無功。」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說，老漢却是看你們不過，今日資助你些少本錢，胡亂去開個柴米店，賺得些利息來過日子，却不好麼？」劉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顧，可如是好。」當下吃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道：「姐夫，且將這些錢去收拾起店。」

面開張有日，我便再應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待有了開店日子，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就來與你作賀。意下如何？」劉官人謝了又謝，歎了錢一運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個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就與他商量一會，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時，裏面有人應諾，出來相揖，便問：「老兄下鄉，有何見教？」劉官人一一說知就裏。那人便道：「小弟閒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時，便來相幫。」劉官人道：「如此甚好。」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現成盃盤，吃了三盃兩盞。劉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酸醜起來，抽身作別，便道：「今日相擾，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開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晦，却教劉官人死得不如下。

五代史李存孝

漢書中彭越

却說劉官人歇了錢，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纔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擲移

這項錢來却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鬧得悶運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與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顧溜，只索罷了！』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道，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吃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與人，寫了文書，吃他的酒纔來的。』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爲定。』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衾，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到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了一會，却把這十五貫錢，一撮兒堆在劉官人腳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却去左邊

一個相熟的隣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錢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隣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理。』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正是：

鯨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頭，却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桌上燈猶未滅，小娘子不在身邊，只道他還在廚下收拾家火，便喚二姐討茶吃，叫了一回，沒人答應，却待掙扎起來，酒尚未醒，不覺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個傻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出豁，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却好到劉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兒掩上不關，那賊畧推一推，豁地開了，捏手捏腳，直到房中，並無一人知覺，到得床前，燈火尚明，周圍看時，並無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着裏牀睡去，脚後却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幾貫，不想驚覺了劉官人，起來喝道：『你須不造道理！我從丈人家借得幾貫錢來養身活命，不爭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計結？』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劉官人側身躲過，便起身與

這人相持，那人見劉官人手脚活動，便拔步出房。劉官人不捨，搶出門來，一徑趕到廚房裏，恰待張生張舍起來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處，却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正在手邊，也是人急計生，被他掉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又復一斧，斫倒一邊，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惟尚哀！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來趕我，不是我來尋你索命。』番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條單被包裹得停當，拽扎得爽俐，出門就走。不題。次早隣舍起來，見劉官人家門也不開，並無人聲息，叫道：『劉官人失曉了！』裏面沒人答應。捫將進去，只見門也不關，直到裏面，見劉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兩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聲張起來。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隣家朱三老兒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說道劉官人無端賣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教我對劉官人說，既有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個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來，便有下落；一面着人去報他大娘子到來，再作區處。』衆人都道：『說得是。』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了凶信。老員外與女兒大哭起來，對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漢贈他十五貫錢，教他將來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員外大娘

子得知：昨日劉官人歸時，已自昏迷，吃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歸遲歸早，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衆人推將進去，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蹤跡。聲張起來，却有左隣朱三老兒出來，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與與人了。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住了一宵，今日徑自去了。如今衆人計議，一面來報大娘子與老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裏追不着的時節，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轉來。問個明白。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與劉官人執命。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衆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趕入城中不題。却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鄰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腳疼走不動，坐在路旁，却見一個後生，頭帶萬字頭巾，身穿直縫寬衫，背上馱了一個擔膊，裏面却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襪，一直走上前來，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看，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却也明眉皓齒，蓮臉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動人。正是：

野花偏豔白，

村酒醉人多。

那後生放下擔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獨行無伴，却是往那裏去的？』小娘子道：『遠了萬福道，』是

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權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處來？今要往何方去？」那後生又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裏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則個，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後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原伏侍小娘子前去。」兩個厮趕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二三里田地，只見後面兩個人，腳不點地趕上前來，趕得汗流氣喘，衣服拽開，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話說知。」小娘子與那後生看見趕得蹣跚，都立住了腳。後邊兩個趕到跟前，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不容分說，一家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幹得好事，却走在那裏去？」小娘子吃了一驚，舉眼看時，却是兩家隣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須告過公公得知，丈夫無端賣我，我自去對爹娘說知，今日起來，却有何說？」朱三老道：「我不管閑帳，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你須回去對理。」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錢已歇在家中，有甚殺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兒！你若真個不去，……」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此，煩爲一捉，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這裏地方也不得清淨。」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便對小娘子道：「既如此說，小娘子

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兩個趕來的隣舍，齊叫起來，說道：「若是沒有你在此，便罷；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後生道：「却又古怪！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邊上有甚皂絲麻線，要勒指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有了殺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却打沒對頭官司。」當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後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後生！你去不得，你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便去何妨？」那趕來的隣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却和你罷休不得。」四個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轉來，到得劉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子入去看時，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後生也慌了，便道：「我怎的晦氣！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連人。」衆人都和圍着，正在那裏分豁不開，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頓走回家來，見了女傭屍身，哭了一場，便對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殺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來，說是無計奈何，將奴家與他人，與得十五貫身價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與甚色樣人家，先去與爹娘說知，故此趁夜深了，將這十

五貫錢，一撮兒堆在他腳後邊，拽上門，到朱三老家住了二宵，今早自去爹娘家裏說知。我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兒，便同到我爹娘家裏來交關，却不知因甚殺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來！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駁來，作本養贍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與來身價之理？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濟，無心守耐，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時見財起意，殺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隣舍家借宿一夜，却與漢子通同計較，一處逃走。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說，抵賴得過？」衆人齊聲道：「大娘子之言，真是有理。」又對那後生道：「後生，你却如何與小娘謀殺親夫，却暗暗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寧，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買得幾貫絲錢在這裏，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裏去的，却獨自一個行走。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後因依。」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衆人齊發起喊來道：「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却與小娘子殺了人，拐了錢財，盜了婦女，同往他鄉，却連累我地方隣里打沒頭官司！」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

王老員外結了崔寧，四隣舍都是證見，一聞都入隨安府中來。那府尹聽得有殺人公事，即便陞堂，便叫一千人犯逐一從頭說來。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莊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爲妻；後因無子，娶了陳氏爲妾，呼爲二姐。一向三口在家過活，並無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差人接取女兒女婿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婿家中全無活計，養贍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婿作本開店養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時分，不知因甚緣故，將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與一個後生名喚崔寧，一同逃走，被入追捉到來，望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婦，賊證見在，伏乞相公明斷！』府尹聽得如此如此，便叫：『陳氏上來！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夫，劫了錢與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告道：『小婦人嫁與劉貴，雖是個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却如何肯起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來，吃得半醉，駢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婦人同他來睡，丈夫說道爲因養贍不周，將小婦人典與他人，與得十五貫身價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去。小婦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隣舍裏借宿一宵，今早一遲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對丈夫說。既然賣我有了主顧，可

到我爹媽家裏來交割。纔走到半路，却見昨夜借宿的隣家趕來，捉住小婦人回來，却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說！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婿的，你却說是與你的身價，眼見的沒巴臂的說話了。況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脫身之計。這樁事須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幫你謀財害命。你却從實說來！」那小娘子正待分說，只見幾家隣舍，一齊跑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隣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一面着人去趕，趕到半路，却見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苦死不肯回來。小的們勉強捉他轉來，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與他丈人，到時，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與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這錢不知從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時，說道他出門時，將這錢一槩堆在牀上，却去搜那後生身邊，十五貫錢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通同謀殺！賊證分明，却如何賴得過？」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就喚那後生上來道：「帶鞫之下，怎容你這等胡行！你却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貫錢？殺死他親夫？今日同往何處？從實招來！」那後生道：「小人姓崔名寧，是鄉村人氏，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早偶然路上攬着這小娘子，並不知

他姓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他家失了十五貫錢，你却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況且他妻莫愛，他馬莫騎，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却如何與他同行同宿？你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首招？」當下衆人將崔寧與小娘子死去活來，拷打一頓。那邊王老員外與女兒併一千隣佑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憐崔寧和小娘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時見財起意，殺死親夫，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左隣右舍都指畫了十字，將兩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裏。將這十五貫錢給還原主——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役使用也還不够哩！府尹登成文案，奏過朝廷，部覆申詳，到下聖旨，說崔寧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處斬；陳氏不合通同奸夫殺死親夫，大逆不道，凌遲示衆。當下讀了招狀，大牢內取出二人來，當廳判一個「斬」字，一個「剮」字，押赴市曹行刑示衆。兩人渾身是口，也難分說。正是：

陞子漫嘗黃蘗味，
難將苦口對人言。

石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又

去隣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不想搖擺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積了陰騭，遠在兒孫近在身。他兩個冤魂也須放你不過，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牽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結。可勝歎哉！閒話休題，却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設個靈位守孝。過日，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大娘子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後。』父親應允自去。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結，將近一年，父親見他守不過，便叫家裏老王去接他來，說：『叫大娘子收拾回家，與劉官人做了週年，轉了身去罷。』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無理，收拾了包裹，與老王背了，與隣舍家作別，暫去再來。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風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錯了路，正是：

豬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來尋死路。

走入林子裏去，只聽他林子背後大喝一聲：『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買路錢與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驚不小，只見跳出一個人來。

頭帶乾紅四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腳下蹬一雙烏皮皂靴，手執一把朴刀。

舞刀前來，那老王該死，便道：『你這窮遠的毛腳！我須是認得你，做這老性命着與你兌了罷！』一頭撞去，被他閃過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撲地便倒。那人大怒道：『這牛子奸生無禮！』連搗一兩刀，血流在地，眼兒得老王套不大了。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料道脫身不得，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殺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睜目怪眼，喝道：『這是你甚麼人？』那大娘子虛心假氣的答道：『奴家不幸，喪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誘，嫁了這個老兒，只會吃飯。今日却得大王殺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幾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做個壓寨夫人麼？』大娘子尋思，無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那人回嗔作喜，收拾了刀杖，將老王尸首擡入洞中，領了劉大娘子到一所莊院前來，甚是委曲。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拋向屋上去，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殺羊備酒，與劉大娘子成親。兩口兒且是說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作，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劉大娘子之後，不上半年，連起了幾主大財，家間也豐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勸他：『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你我兩人，下半世也够吃了，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終須不是個好結果。却不道是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若改行從善，做個小小經紀，也得過養身活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果然回心轉意，把這們道路撇了，却去城市間，賃下一處房屋，開了一個雜貨店。遇閒暇的日子，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是齋。忽一日在家閒坐，對那大娘子道：『我雖是個剪運的出身，却也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將來過日子，後來得有了你，一向不大順溜，今已改行從善。開來追思既往，正會枉殺了兩個人，又冤陷了兩個人，時常挂念，思欲做些功德超度他們，一向不曾對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是枉殺了兩個人？』那大王道：『一個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裏的時節，他來撞我，我却殺了他，他須是個老人家，與我往日無仇，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甘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的時，我却那得與你厮守？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殺那一個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殺這個人，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且又帶累了兩個人，無辜償命，是一年前，也是賄賂了，身

邊並無一丈，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不想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閉，推進去時，裏面並無一人，摸到門裏，只見一人醉倒在牀，腳後却有一堆銅錢，便去摸他幾貫，正待要走，却驚醒了那人，起來說道：「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抬出房門，正待聲張起來，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却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腳邊，這叫做人急計生，掉起斧來，喝一聲道：「不是我，便是你。」兩斧劈倒，却去房中將十五貫錢盡數取了，後來打聽得他，却連累了他家小老婆，與那一個後生，喚做崔寧，冤枉了他謀財害命，雙雙受了國家刑法，我雖是做了一世強人，只有這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早晚還要超度他也是該的。」那大娘子聽說，暗暗地叫苦：「原來我的丈夫也吃這虧殺了！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受戮，思量起來，是不合當初做弄他兩人償命，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當下權且歡天喜地，並無他說，明日提個空，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那時換了一個新任府尹，纔得半月，正值臨臨，左右提將那叫屈的婦人進來，劉大娘子到於階下，放聲大哭，哭罷，將那大王前後所爲，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却將二姐與那崔寧陳屍償命，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奸騙了奴家，今

日天理昭然，一是他親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抬明鏡，昭雪前冤，說罷又哭。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卽着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用刑拷訊，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卽時間成死罪，奏過官裏，待六十日限滿，倒下聖旨來，勸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無辜，准作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決不待時。原問官斷獄失情，削職爲民。崔寧與陳氏枉死可憐，有司訪其家，最行優恤。王氏既係強徒威逼成親，又能伸雪夫冤，着將賊人家產一半沒入官，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頭去祭獻亡夫，并小娘了及崔寧，大哭一場。將這一半家私捨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薦亡魂，盡老百年而終。有詩爲證：

善惡無分總喪髮，

只因戲語釀吳危。

勸君出語須誠實，

口舌從來是禍基。

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六卷

馮玉梅團圓

塵捲水面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

這首詞末句，乃是借用吳歌成語。吳歌云：

月子彎彎照幾州，

幾家歡樂幾家愁。

幾家夫婦同羅幃，

幾家飄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間，述民間離亂之苦。只爲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延至靖康，金虜凌城，擄了徽、欽二帝北去；康王泥馬渡江，棄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時東京一路百姓，懼怕虜，都跟隨車駕南渡，又被虜騎追趕，兵火之際，東逃西躲，不知拆散了幾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終身不復相見。其中又有幾個散而復合的，民間把作新聞傳說。正是：

劍氣分還合，

荷珠碎復圓。

萬般皆是命，

半點盡由天。

話說陳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學得一身好武藝，娶妻崔氏，頗有容色，家道豐裕，夫妻二人正好過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遷，徐信共崔氏商議，此地安身不牢，收拾細軟家財，打做兩個包裹，夫妻各背了一個，隨着秦皇姓曉夜奔走，行至虞城，只聽得背後喊聲振天，只道賊府追來，却原來是南朝殺敗的潰兵，只因武備入寇，軍無紀律，教他殺賊，一個個膽寒心戰，不敢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搶奪財帛子女，一般會得威雄武。徐信雖然有三分本事，那潰兵如山而至，募不敢衆，捨命奔走，但聞四野號哭之聲，回頭不見了崔氏，亂軍中無處尋覓，只得前行，行了數日，歎了口氣，沒奈何只索罷了，行到碓湯，肚中飢渴，上一個村店，買些酒飯，原來離亂之時，店中也不比往昔，沒有酒賣了，就是飯，也不過是粗糲之物，又怕衆人搶奪，交了足錢，方纔取出來與你充飢。徐信正在數錢，猛聽得有婦女悲泣之聲，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徐信且不數錢，急走出店來看，果見一婦人，單衣蓬首，露坐於地上，雖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彷彿，徐信動了個憐憫之心，以己度人道：「這婦人想也是遭難的。」不免上前問其來歷，婦人訴道：「奴家乃鄆州王氏，小字隨奴，隨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亂軍所掠，行了兩日一夜，到於此地，兩腳俱腫，寸步難移，賊徒剝取衣服，棄奴於此，衣單

食缺，果日無親，欲尋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亂軍中不見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憐了，身邊幸有盤纏，娘子不若權時在這店裏住幾日，將息貴體，等在下探問荊妻消息，就便訪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婦人收淚而謝道：「如此甚好！」徐信解開包裹，將幾件衣服與婦人穿了，同他在店中喫了些飲食，借半間房子做一塊兒安頓。徐信慇懃，每日送茶送飯，婦人感其美意，料道尋夫訪妻，也是難事，今日一繆一寡，亦是天緣，熱肉相湊，不容人不成就了。又過數日，婦人脚不痛了，徐信和他做了一對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值高宗天子南渡即位，改元建炎，出榜招軍，徐信去充了個軍校，就於建康城中居住。日下如流，不覺是建炎二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訪親回來，天色已晚，婦人口渴，徐信引到一個茶肆中喫茶。那肆中先有一個漢子坐下，見婦人入來，便立在一邊，像看那婦人，目不轉睛。婦人低眉下眼，那個在意。徐信甚以爲怪，少頃，喫了茶，遞了茶錢出門，那漢又遠遠相隨，比及到家，那漢還站在門首，依依不去。徐信心頭火起，問道：「什麼人？如何窺覷人家的婦女？」那漢拱手謝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詢。」徐信忍氣尚未息，答應道：「有什麼話就請罷。」那漢道：「尊兄倘不見責，權借一步，某有實情告訴，若還嗔怒，某不敢言。」徐信果然

相隨到一個僻靜巷裏，那漢醺醺欲開口，又似有難言之狀。徐信道：『我徐信也是個慷慨丈夫，有話不妨盡言。』那漢方纔敢問道：『適纔婦人是誰？』徐信道：『是荆妻。』那漢道：『娶過幾年了？』

徐信道：『三年矣。』那漢道：『可是鄭州人，姓王，小字進奴麼？』徐信大驚道：『足下何以知之？』

那漢道：『此婦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於君手。』徐信則言，甚踴躍不安，將自己虞城失

妻，到睢陽村店遇見此婦始末，細細述了。當時實是憐他孤身無倚，初不曉得是尊閭，如之奈何？

那漢道：『足下休疑，我已別娶渾家，誓日伉儷之盟，不必再題。但倉忙拆開，未及一言分別，倘得暫

會一面，敘過悲苦，死亦無恨。』徐信亦覺心中悽慘，說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處不可通情？明日

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別娶，可攜新閨同來，做個親戚，庶於鄰里耳目不礙。』那漢歡喜拜謝，臨別

徐信問其姓名，那漢道：『吾乃鄭州劉俊卿是也。』是夜，徐信先對王進奴述其緣由，進奴思想

前夫恩義，暗暗偷淚，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盥漱方畢，劉俊卿夫婦二人到了，徐信出門相迎，見了

俊卿之妻，彼此驚駭，各各慟哭。原來俊卿之妻，却是徐信的渾家羅氏，自虞城失散，尋丈夫不着，却

隨個老嫗同至建康，解下隨身簪珥，賃屋居住。三個月后，丈夫並無消息，老嫗說他終身不了，與他

爲媒，嫁與劉俊卿。誰知今日一雙兩對，恰恰相逢，真個天緣湊巧！彼此各認舊日夫妻，相抱而哭。當下徐信達與劉俊卿八拜爲交，置酒相待。至晚，將妻子兌轉，各還其舊。從此通家往來不絕。有詩爲證：

夫換妻來妻換夫，

這場交易好糊塗。

相逢總是天公巧，

一笑燈前認故吾。

此段話題做「交互姻緣」，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時又有一事，叫做「雙鉞重圓」，說來雖沒有十分奇巧，論起夫妻婚節，有鬧風化，到還勝似幾倍。正是：

話須通俗方傳遠，

語必關風始動人。

話說高宗建炎四年，閩西一位官長，姓馬，名忠翊，職授福州監稅。此時七閩之地，尙然全盛。忠翊帶領家眷赴任，——一來福州，憑山負海，東南都會富庶之邦；二來中原多事，可以避難。——於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間，打從建州經過。輿地志說建州碧水丹山，爲東閩之勝地。今日合着「古語兩句」：洛陽三月花如錦，偕我來時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連，金虜渡河，兩浙都被他殘破；閩地不遭兵火，也就見個荒年。此乃天數。話中

單說建州飢荒，斗米千錢，民不聊生，却爲國家正值用兵之際，糧餉要緊，官府只顧催征上供，顧不得民窮財盡。富家巧媳婦煮不得沒米粥，百姓既沒有錢糧交納，又被官府鞭笞逼迫，禁受不過，三兩兩逃入山間，相聚爲盜。蛇無頭而不行，就有個草頭天子出來。此人姓范，名汝，爲仗義執言，救民水火，羣盜從之如流，嘯聚至十餘萬，無非是：

風高放火，

月黑殺人，

無糧同餓，

得肉均分。

官兵抵當不住，連敗數陣。范汝爲遂據了建州城，自稱元帥，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門中子弟，都受傷號，做領兵官將。汝爲族中有個姪兒名喚范希周，年二十三歲，自小習得一件本事，能識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晝夜，因此起個異名喚做范水鬼。原是讀書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爲所逼，凡族人不肯從他爲亂者，先將斬首示衆。希周貪了性命，不得已而從之。雖在賊中，專以方便救人爲務，不做劫掠勾當。賊黨見他凡事畏縮，就他水鬼的外號改做范行藏——是笑他無用的意思。再說馮忠翊有個女兒，小名玉梅，年方二八，生得容顏清麗，情性溫柔，隨着父母福州之任。來到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賊一枝游兵，劫奪行李財帛，將人口追得三零四散。馮忠翊失散了女兒，無處尋覓，嗟歎

了一回，只索赴任去了。單說王梅脚小伶僂，行走不動，被賊兵掠進臨州城來。王梅啼啼哭哭，范希周中途見而憐之，問其家門。王梅自敘乃是官家之女。希周遂叱開軍士，親解其縛，留至家中，將好言撫慰，訴以衷情。『我本非反賊，被族人逼迫在此，他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棄卑末，結為眷屬，三生有幸。』王梅本不願相從，落在此中，出於無奈，只得允許。次日，希周稟知殿首范汝為，汝為亦甚喜。希周遂玉梅於公館，擇吉納聘。希周有祖傳寶鏡，乃是兩鏡合局的，請光顯徹，可開可合，內鑄成「范希」二字，名為范希寶鏡，用為聘禮。遍請范氏宗族，花燭成婚。

一個是衣冠舊裔，一個是閨閣名姝。一個信雅愛儀，一個溫柔性格。一個縱居賊黨，風雲之氣未衰；一個雖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綠林此日稱佳客，紅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順，相敬如賓。自古道：『瓦礫不離井上投。』范汝為造下迷天大罪，不過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豈期名將張所、岳飛、張俊、吳玠、吳玠等屢敗金人，國家粗定，高宗卜鼎臨安，改元紹興。是年冬，高宗命韓劄王、韓世忠的統領大軍十萬，前來討捕。范汝為豈是韓公敵手？只得閉城自守。韓公築長圍以困之。原來韓公與馮忠翊先在東京有舊，今番韓公統兵征討反賊，知馮公在福州。

爲監稅官，必知閤中人情士俗。其時將帥專征的，都帶有空頭勅，遇有地方人才，照襲舉勅委用。韓公遂用潘忠翊爲軍中都提轄，同駐建州城下，指麾攻圍之事。城中日夜號哭，范汝爲幾道要緊門而出，都被官軍殺回，勢甚危急。玉梅向丈夫說道：「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妾被賊軍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拔，遂爲君家之婦，此身乃君之身也。大軍臨城，其勢必敗。城既破，則君乃賊人之親黨，必不能免。妾願先君而死，不忍見君之就戮也。」引牀頭利劍，便欲自刎。潘慌忙抱住，奪去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賊中，原非本意。今無計自明，玉石俱焚，已付之於命了。你是官家兒女，勝刻在此，與你何干？」韓元帥部下將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言語相合，豈無鄉面之情？或有親舊相逢，宛轉聞知於令尊，骨肉團圓，尙不絕望。人命至重，豈可無益而就死地乎？」玉梅道：「妾倘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恐被軍校所擄，妾寧死於刀下，決無失節之理。」潘周道：「承娘子志節自許，吾死亦瞑目。萬一爲漏網之魚，苟延殘喘，亦誓願終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玉梅道：「爲恁寶鏡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與君共分一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鏡重圓，夫妻再合。」說罷，相對而泣。這是紹興元年冬十二月內說的話。到紹興二年春正月，韓公將建州城攻破，范汝爲情急放火。

自焚而死。韓公暨黃旗招安餘黨，只有范氏一門不救。范氏宗族，一半死於亂軍之中，一半被大軍擒獲，獻俘臨安。玉梅見勢頭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間荒屋中，解下羅帕自縊。正是：

當爲短命全貞鬼，不作偷生失節人。

也是陽壽未終，恰好都提轄馮忠領兵過去，見破屋中有人自縊，急喚軍校解下，近前觀之，正是女兒玉梅。那玉梅死去重甦，半晌方能言語。父子重逢，且悲且喜。玉梅將賊兵打劫，及范希周敦取成親之事，述了一遍。馮提轄默然無語，却說韓元帥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馮提轄回臨安。君奏凱，天子論功升賞，自不必說。一日，馮公與夫人商議，女兒青年無偶，終是不了之事，用口雙雙的來勸女兒改嫁。玉梅述與丈夫交臂之言，堅意不肯。馮公又道：『好人家兒女嫁了反賊，一時無奈，天幸死了，出脫了你，你還想他怎麼？』玉梅含泪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讀書君子，爲族人所逼，實非不得已。他雖在賊中，每行方便，不做傷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限，此人必脫虎口。大海浮萍，或有相逢之日。孩兒如今情願奉道在家，侍養二親，便終身守寡，死而不怨。若必欲孩兒改嫁，不如容孩兒自盡，不失爲完節之婦。』馮公見他說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光陰似箭，不覺已是紹興十二

年，馮公累官至都統制，領兵在封州鎮守。一日，廣州守將差指使賀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將領司投遞。馮公延於廳上，問其地方之事，敘話良久方去。玉梅在後堂廳中竊窺，等馮公入衙，問道：「這總管公牒來的何人？」馮公道：「廣州指使賀承信也。」玉梅道：「奇怪！看他言語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馮公大笑道：「建州城校，凡姓范的都不改，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廣州差官自姓賀，又是朝廷命官，並無分毫干惹，這也是你妄想了！侍妾聞知，豈不可笑？」玉梅校父親搶白了一場，滿面羞慚，不敢再說。正是：

只爲夫妻情愛重，致令父女語參差。

過了半年，賀承信又有軍牒奉差到馮公衙門。玉梅又從簾下窺覷，心中懷疑不已，對父親說道：「孩兒今已離塵奉道，豈復有兒女之情？但再三詳審，廣州姓賀的，酷似范郎。父親何不召至後堂，賜以酒食，從容叩之？范郎小名猷兒，昔年在圍城中，情知必敗，自寫符號各分一面，以爲表記。父親呼其小名，以此號試之，必得其真情。」馮公應承了。次日，賀承信又進衙領回文。馮公延至後堂，置酒相款。飲酒中間，馮公問其鄉貫出身，承信言語支吾，似有羞愧之色。馮公道：「猷兒非足下別號。」

乎？老夫已盡知矣，但說無妨也。」承信求馮公屏去左右，卽忙下跪，口稱死罪。馮公用手挽扶道：「不須如此。」承信方敢吐膽傾心，告訴道：「小將建州人，實姓范。建炎四年，宗人范汝爲煽誘亂民，據城爲叛，小將陷於賊中，實非得已。後因大軍來討，攻破城池，賊之宗族，盡皆誅戮。小將因平昔好行方便，有人救護，遂改姓名爲承信，出就招安。紹興五年，撥在岳少保部下，隨征洞庭湖賊楊么。岳家軍都是西北人，不習水戰；小將南人，幼通水性，能伏水三晝夜，所以有范猷兒之號。十年來，未曾遇小將爲前鋒，每戰當先，逢平么賊，岳少保薦小將之功，得受軍職，累任至廣州指使。十年來，未曾遇之他人，今既承鈞問，不敢隱諱。」馮公又問道：「令拙人何姓？是結髮還是再娶？」承信道：「在賊中時，曾獲一官家女，納之爲妻。臨年城破，夫妻各分散逃走，曾相約苟存性命，夫不再娶，婦不再嫁。小將後來到信州，又尋得老母，至今母子相依，止留一粗婢炊爨，未曾娶妻。」馮公又問道：「足下與先拙人相約時，有何爲記？」承信道：「有鴛鴦寶鏡，合之爲一，分之爲二，夫婦各留一面。」馮公道：「此鏡尚在否？」承信道：「此鏡朝夕隨身，不忍少離。」馮公道：「可借一觀。」承信揭開衣袂，在錦囊肚繫帶上，解下一個絢繡囊，囊中藏着寶鏡。馮公取觀，遂於袖中亦取一鏡合之，儼如生成。承信

見二鏡符合，不覺悲泣失聲。馮公感其情義，亦不覺泪下道：『足下所娶，卽吾女也。吾女現在街中，』遂引承信至中堂與女兒相見，各各大哭。馮公解勸了，且作慶賀筵席。是夜，卽留承信於衙門歇宿。過了數日，馮公將回文打發女婿起身，卽令女兒相隨到廣州任所同居。後一年，承信任滿，將赴臨安，又領妻玉梅同過封州拜別馮公。馮公備下千金妝奩，差官護送。承信到臨安，自諒前事年遠，無人推測，不可使范氏無後，乃打通狀到禮部，復姓不復名，改名不改姓，叫做「范承信」。後累官至兩淮留守，夫妻偕老，其鴛鴦二鏡，子孫世傳爲至寶云。後人評論范墩兒在逆黨中混而不溜，奸行方便，救了許多人性命。今日死裏逃生，夫妻再合，乃陰德積善之報也。有詩爲證：

十年分散天邊鳥， 一旦團圓鏡裏鴛。
莫道浮萍偶然事， 總由陰德感皇天。

宋人平話，卽章回小說。夢梁錄云：「說話有四家，以小說家爲最。」此事流行於南北宋，特藏書家不甚重之，坊間又改頭換面，輕易名曰：遂至傳本寥寥天壤。前只士禮居重刻寶和遺事，近則曹君直重刻五代史平話，爲天壤不易見之書。余避難滬上，索居無但，聞親串敝齋中有舊鈔本，類乎平話，假而得之，雜度於天南北，鳳雙飛之中，搜得四冊，破爛磨滅，的是影元人寫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說第幾卷，通體皆說筆小寫，閱之令人失笑。三冊尚有錢遜王、陶書，蓋卽也是國中物。「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二回，見於舊日，而宋人詞話標題「詞」字，乃「評」字之訛耳。所引詩詞，皆出宋人，雅韻欲流，並有可考者，如「破玉觀音」一段，三鎮節度延安郡王指韓霸王，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是劉琦，楊和王是楊沂中，官銜均不錯。尙有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於殘廢，未敢傳摹。與是國有合有不合，亦不知其故。歲在旂蒙單閼，江東老嫗跋。

